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第 6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鹩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

Plague、佩斯特

2019/04/30

目录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9
229. 一年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	9
230. 初次告白	62
241. 老朋友	109
242. 这就是斯诺	160
246. 走失儿童	196

異世界迷宮の

11

割内タリサ

イラスト 鶴飼沙樹

最深部を指そう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OVERLAP





一年後。

異世界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す



ラスティアラ・フーズヤース

聖人ティアラの再誕のために用意された魔石人間。



相川渦波

異世界に召喚された少年。次元魔法を得意とする。

登場人物紹介



スノウ・ウォーカー

何に対しても無気力な童人だったが、最近は少し前向き。



マリア・ディストラス

カナミの奴隸。家を燃やした子。アルティと融合し、力を得た。



ディア

魔法を得意とする少女。現在は使徒シスとして行動する。



セラ・レイディアント

ラスティアラに忠誠を誓う青い狼の獣人。男性を苦手としている。



ライナー・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

自己犠牲の精神が強い少年。カナミの騎士として付き従う。



グリム・リム・リーバー

呪いから解放された「死神」。現在はカナミの癒やし。



パリンクロン・レガシイ

天上の七騎士。いくつもの策謀にカナミを陥れるも、敗北を喫した。



ワイス・ハイリブローベ

魔石人間。カナミ、パリンクロン、ライナーに思いを託し死亡。



ラグネ・カイクヲタ

セレстиアラ・ティアラ。天上の七騎士の一員。舞闘大会で魔石に異様な執着を見せた。

理を盗むもの

『未練』を持つ迷宮の門番たち。

【十守護者】火の理を盗むもの

アルティ



十階層

二十階層

三十階層

四十階層

五十階層

六十階層

七十階層

八十階層

九十階層

最深部

【二十守護者】闇の理を盗むもの

ティーダ・ランズ



【三十守護者】地の理を盗むもの

ローウェン・アレイス



●

●

●

●

●

●

●

●

●

【四十守護者】木の理を盗むもの

アイド



【五十守護者】風の理を盗むもの

ロード・ティティー

●

●

●

●

●

●

●

●

●

【六十守護者】光の理を盗むもの

ノスフィー・フーズヤーズ

●

●

●

●

●

●

●

●

●

【七十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セルドラ



【八〇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ヘルヴィルシャイン



【九〇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カナミ



【百守護者】■■の理を盗むもの

アカツキ



▶これまでのおはなし

突如として異世界に召喚された相川満波。ゲームのような異世界で、『どんな望みでも叶う』と噂される迷宮の最深部を目指すことに。【風の理を盗むもの】ティティーと和解したカナミは、一年振りに迷宮から地上へと帰還した。かつての仲間との再会、そしてアイドとの戦いの予感を胸に、カナミは変貌したフーズヤーズを訪れる——。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229. 一年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

第二天——回到久违的地面上的我们漂亮地睡到了正午。

虽然想着就这样睡上一整天也不坏。不过，『表示』上显示的 MP 和 HP 都已恢复到最大值而训斥着我懒惰的身体从床上起来。

莱纳和缇缇已经起来了，两人正在借宿房间的角落练习着风属性的魔法。昨天莱纳虽然是第一个累倒的，不过现在看来他的状况恢复得很充分。可能是种族不同的原因，缇缇看上去是我们三人中最精神的一个。

三人在旅店好好享用午餐后，就和昨天预定的一样前往弗茨亚茨。因为使用『Dimension』进行了事先调查，确定了拉丝缇娅拉是在大圣堂没

错，接着就是直接跟她见面了。以防在大圣堂可能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在这还是不要浪费魔力使用『Dimension』。

要想从一国越境前往另一国的话，越靠近迷宫走越快，一小时不到我们就到达了弗茨亚茨，那繁华过头的街道映入了眼帘。我和莱纳惊讶地张大嘴巴，缇缇像个乡下姑娘似的到处张望。

“啊，真厉害！与之前的瓦尔德相比，这里的国家更豪华啊！”

正如她所说、面前的景象除了豪华之外再没有别的能拿来形容了。这个异世界特有的文化产物『魔石线』在日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数量是之前来的两倍以上。街道两边新建房屋也被大量的『魔石线』围绕着。

弗茨亚茨是富有阶层人数较多的国家。

原本就豪华绚丽的地方，如今更加光彩夺目

“不……。这个，是不是奇怪过头了”

“——啊啊，很不正常。当心些，吾主”

对于我的疑问，曾经在这住过的莱纳也表示了赞同。并且不断转动着眼球像要从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一样紧紧盯着。

有车轮在『魔石线』上转动着，发出框框的轻快声。那是机车在街上跑着，虽然还达不到能输送人员的地步，但却以相当的速度运送着物资。

“这样的东西，我住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我们不在的这一年里，说不定……是那家伙——”

是・谁・造成了现在的景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线索。

为了确定那个我赶忙向前方走去。

“拉丝缇娅拉就在前面了，赶快去大圣堂吧。”

如果每遇到新东西都停下来观察，那根本没法前进。我带领着缇缇和莱纳沿着变化了的街道前

进。

然后，向中心步行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

弗茨亚茨的象征，大圣堂。

周围的风景全变了，只有那里和原来一样。

树木和栅栏覆盖在河流周围，大桥是唯一出路的要塞。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圣堂。

以前是为了诱拐拉丝缇娅拉，从正面强行侵入了。

但是这次打算从内侧潜入，因为有详细知道内部情况的莱纳在，所以不用犹豫。

不过被我拜托做向导的莱纳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不，基督，你从正面进入不就行了。那天的罪名已经消除了。老实说，依靠正当的谒见就好了。不如说，基督可是莱文教的始祖，更加大大方方地进去吧”

“不，就算说是始祖，我也没有多少实感啊……在这里我只能回忆起犯下罪行的行为……”

那时候拐走了两个人，还放倒了许多的骑士。

从正面进入需要不少的勇气。

“知道了，那就稍微等一下吧。就由身为吾主的骑士的我来通告好了。这里就先交给我吧”

这样说着，留下我和缇缇，莱纳一个人向大圣堂的大桥方向走去。

我们便在街道的阴影下看着。

莱纳首先一派轻松地向在大桥进行警备的重装骑士们搭起了话。

尽管最初以看待可疑人物的目光看着莱纳，但随着谈话的进行重装骑士们的脸色开始发青了。

用『Dimension』偷听得知，莱纳以本来是原『天上七骑士』以及四大贵族赫勒比勒夏因家的人为后盾威胁着他们。即使没有证明的手段，但只要

感觉到眼前这名少年的魔力就够了，并且对熟悉魔法的骑士而言也不得不去相信。

虽然滥用权力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褒奖，但是能早一步结束谈话真是帮了大忙了。

几分钟后，由负责警备的一名骑士带领我们往深处走了走，在那里我们立马就和好像是他上司的人物见面了。

而且那名人物和我也有过几面之缘。

茶色的短发少女——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虽然体格一般，但却是靠着出色的才能以最小的年纪当上了『天上七骑士』的才女。记得还与她在迷宫和『舞斗大会』进行了两次交锋。是那个被拉丝缇娅拉评价为『数值所无法展现的数值』十分优秀，战斗方式也特别独特的少女。

拉古涅一看到莱纳，表情立马变得明朗了起来。

接着，两人三言两语地交谈一番之后，她向我们

这里看了过来。看到我的样子以后，表情又再度明亮了些向这边招手。

“呀，好久不见，拉古涅……”

“唔姆。叫拉古涅的这位，初次见面。人家是缇缇，请多关照喽。”

我们在大桥上移动，交换着自我介绍。

“呜哇，真是好久不见。缇缇小姐也是，初次见面。嘛，继续呆在这里也不好，请向大圣堂移动吧。虽然是我个人的独断，不过还是带你们到客房吧。”

同时握了下手。

接着，多亏了拉古涅的功劳我们一下子便进入了大圣堂。

“唉，没有许可擅自就这么做没有关系吗……？”

“呼呼呼~。其实我，最近当上了『天上七骑士』

的总长哦！所以，这里的所有警备工作都在我的把持之下喽！”

从把剑放在胸前敬礼的警备骑士身边走过，我们谈笑着通过了大桥。

通过大桥后，针叶树并列排在道路两旁。曾经强行突破的大道，如今正悠闲的通过。

“唉，当上总长了吗？嘿～那可真是恭喜了。出人头地了啊。”

“话是这么说，不过也是因为佩露修娜总长和副总长因为战争而出差了的缘故，顺势当上罢了。偶然，仅仅只是多重的偶然凑在了一起而已，和我的实力无关。或者再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在战争中派不上任何用场而被丢下来了而已。”

看来对她升职的事做太多祝贺也没多少意义。我轻轻鼓了两下掌便作罢。



但是，难得能碰上个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聊一聊，我也不中断对话而是继续收集一些信息。正因为知道拉古涅不会随意撒谎所以现在正是好机会。

“说起来，弗茨亚茨真是变了呢。就离开了一年而已，真是厉害啊。”

“这么说来，涡波大哥哥这一整年到底去哪里了呢？”

从她这个样子看来，我消失的这一年并没有被看做是在和帕林库洛的战斗中死掉了。从昨天跟酒场的人的话中听来我应该是变成了消息不明的英雄那一类的样子。

“啊——那个，我们三个人在那之后一起踏上了异常遥远的旅途。比起本土，来的更加更加远。
”

“遥远的旅行吗……是海外旅行啊！真好啊，好羡慕啊！”

“正因为这样，我并不知晓现在联合国的状况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一下呢？”

“既然是大哥哥你拜托我，那么没问题”彬彬有礼的拍打着胸口，拉古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穿过大圣堂中的道路，我一边眺望着百花齐放的庭院一边继续同她交谈。

“首先是弗茨亚茨呢。这个国家，不觉得有点厉害过头了吗？”

“那当然，毕竟弗茨亚茨是现在世界第一的国家呢。南方诸国间的倾轧，在这一年终于得到了解决，弗茨亚茨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龙头了。在本土那边也是这样，可以说现在的弗茨亚茨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啊。”

“仅，仅仅一年就这样了吗……。但是，为什么

这么突然……”

“全部都是多亏了那个叫艾德的人的力量。涡波大哥哥你不在的一年里，这个人十分的活跃哦。这个人应该会被写进教科书的说。”

——艾德。

隐约的预感果然中的。

知晓这个男人的名字的缇缇与莱纳的表情也为之一变。

“艾德……那家伙到底在弗茨亚茨做了什么……？”

“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以及情报哦。那个，我想……包括『魔石线』的改良，新的运输手段的确立，与之相应的交易状况的改善，还把手伸向了各国的农业以及工业，把对奴隶的处理制度也整合了起来。话虽如此，并非全部都很好的渗透进了国家。作为骑士的我也有许多听了也不明白

的地方，所以一般民众就更觉得云里雾里了吧。
”

仅仅只是随便举举例子，就让我听了脸色发青。明明是千年前的人，但艾德却明目张胆地影响着现在的世界。

“在那之中最厉害的功绩，应该就是推动魔法技术的进步了吧。这个因为简单粗暴，所以谁都清楚他做得有多厉害。”

“魔法技术的进步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推进了对魔法原理的解明，他证明了不论是谁都能够对这个世界的魔力加以操纵。艾尔多拉琉学院的魔法教科书拜此所赐可是彻底翻新了哦。因此魔法使的水准提高了相当多。而且魔法使的数量也增加了呢。”

但是，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艾德所有的业绩无不都是为了人民着想。

虽然对于世界的干涉过多而另我感到吃惊，但他可能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

“之后就是『咏唱』的量，这个也一口气被充实了不少。在那之中最了不得的，就是跟『先天技能』配合在一起进行『咏唱』并产生『代・价』这一现象。”

——抱歉前言撤回。

“『代价』是能够把超远极限的魔力榨取出来的技术，拜此所赐使用魔法的人的价值嗖地一下就上去了。还有说起魔法的话，国家所隐匿起来的许许多多的魔法技术也被他暴露出来了呢。其中的代表就是『魔石人类』。因为艾德曝光了这件事的缘故，『魔石人类』的研究院一齐崩溃而引发了大混乱呢。好像是半年前的样子？真是怀念啊。”

真的是随心所欲地大干特干了一番啊。
在我心中，阻止艾德的优先顺位一下子就上升了。

“拉古涅，那个叫艾德的家伙，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虽然隐约猜想得到，但慎重起见还是先确认一下。

现在，艾德在哪里干着什么——

“说起这个哦！这个可超级不妙的啊，这个叫艾德的人！他在尽可能的带走了这个联合国的资金与人脉之后，竟然逃到了我们的敌国北方那儿去了！……呀，这事儿可不得了啊。然后就好像千年前的传说再现一样立了一名叫『支配之王(Lord)』的人为王，然后他则在北方做起了『宰相』。那个新兴国可真厉害。拜此所赐，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害』而暂告休战的『境界战争』的

局势再次激化了呢。不过，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当上了总长就是了。”

说起一年前的『大灾害』话，应该就是我和帕林库洛战斗的那件事。

在那场『大灾害』中明明『世界奉还阵』吞噬了那么多人，但艾德却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让世界重新振作了起来。

并且，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的话——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让千年前的『北方』与『南方』的战争重新上演。

特意增强弗茨亚茨的实力让它成为南方的中心，为的也是再现当初的弗茨亚茨——不，是为了打造出与『支配之王（Lord）』相匹配的敌国。

这一年的艾德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支配之王（Lord）』，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

“来真的啊，艾德那家伙……”

我稍稍往后看看，就发现缇缇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起来。知晓事情的我和莱纳也露出了类似的表情。

“啊，哎呀……？请问怎么了吗？只要在这个联合国里，就和我们没有关系哦？我是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吗？”

感觉到了我们三人阴暗的空气，拉古涅焦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间做了什么无礼的事情。

立马我就收回原来明亮的表情，告诉她没必要在意。

“不，不是拉古涅的错。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真是帮大忙了。”

“啊，不。请不用客气。”

谈话中断了。

我为了寻找新的对话而观察起了周围。

在此期间，我们跨过了长长的楼梯到达了大圣堂。打开了张开了好几重神圣魔法的结界的门进入了其中。

在途中，我意识到拉古涅的视线好几次看向了特定的某样东西。

那就是我腰上的佩剑。

“啊——，那啥……拉古涅。莫非，你对『这把剑（诺文）』感兴趣吗？”

“啊，被你发现了吗？”

“给你看看也好……要试试吗？”

我把插在鞘中的宝剑递了出去。

我有些在意。曾经，在拉古涅将这把剑拿在手中的那一次。那时候我产生了一股极其诡异的预感——那股预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让我借着这个机会确认一下吧。

“不，不必了。”

但是，拉古涅拒绝了。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然后微微一笑。

“毕竟嘛，作为骑士还是对名剑很感兴趣的。虽然对于那名剑士诺文有所憧憬，而且也有能够运用自如的自信。但是，我还是觉得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剑（东西）。”

她一聊起诺文的事，我又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和『舞斗大会』结束时一样的恶寒。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种不认识这个说话的人是谁的错觉。

“说到底，剑就是剑。比起那个，现在我想要的东西是——啊”

话说到一半，拉古涅停下了脚步。

“到了呢。那么，没用的话就到此为止了呢。请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把大小姐带过来……但是，她现在是个大忙人了，可能要花点时间的说。

”

被她带到了奢华的接待室之后，她嘱咐我们在这里稍作等候。在那之后，拉古涅就一顿小跑地去叫拉丝缇娅拉了。

总觉得她在有意回避谈论诺文的话题，是我的错觉吗……

我就这样想着目送她那小小的背影离去。随后莱纳便无拘无束地坐在了房间中间的椅子上。

“确实，这里可是招待贵宾用的房间呢。让我们悠闲地等吧。”

紧接着正当我和缇缇也打算坐下来的时候，刚才才被关上的门突然又被打开了。

拉古涅前脚刚走，后脚就进来的是一眼就看得出地位颇高的神官以及两名身着侍从服饰的少女。神官的目光十分浑浊，扭曲的黑卷毛颇有个性。跟在他后面的两人也很有特点，两人戴着只盖住眼睛的覆面纱一样的东西。虽然和她们的银发相

得益彰，但是这东西戴在侍从脸上未免也太奇怪了。

“——欢迎，出行辛苦了。弗茨亚茨大圣堂对你们表示欢迎。许久未见，涡波大人”

突然出现的眼神浑浊的神官，对与我的再会表示了欢迎。

但是，我却因为想不起他的名字而感到困扰。就好像吃了闷棍一样，没办法把名字和他的样貌联系在一起。

“啊一，那个……”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千年前的认知也混在一起的理由，要在脑海中寻找记忆要花一番力气。正当我想说些话来打马虎眼争取一些时间时，神官微微的冒起青筋，接着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拉丝缇娅拉大人来之前，就由我『斐勒卢托』来招待诸位吧。由过去曾主持过缇娅拉大人的再

诞仪式的我『斐勒卢托』来负责招待。”

“许，许久未见……”

终于，微微地回忆起来了。貌似，以前把拉丝缇娅拉从大圣堂带走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号人物。

在仪式的途中，为了将我排除而大叫了好多次的那位。

只是，因为在那天还和阿尔缇以及柏林库洛血战过，所以除那之外之外的事都没什么印象了。拜托理解一下，原谅我吧。

但是，和轻描淡写地打招呼的我不同，莱纳的反应十分夸张。

“斐勒卢托……？为什么你这等地位的人会来招待我们……”

看来这个叫斐勒卢托的人会出现在这里是很不同寻常的事，甚至足以让一年前担任『天上七骑

士』的莱纳感到惊讶。

“他是值得我亲自出迎的英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觉得我和诸位的交情也不算浅了……。话不多说——”

表情爽朗的斐勒卢托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在他身后待机的两名少女便动了起来。两人把送到这里的饭菜从手推车上取下来，郑重的排列在了房间的餐桌上。

仅仅数十秒，就好像高级餐厅一般的光景便在眼前呈现了出来。

四个玻璃杯排列在每个人面前，晶莹剔透的水以及三种果酒随后被倒了进去。这还不止，眼前还有从远方特意运来的珍奇异果被精心切好摆在了盘上，一旁还有易于食用的小吃。

招待得居然如此盛情，我虽然有些不解但还是行了一礼。

“那个，实在非常感谢。我本以为你应该是非常恨我的。”

毕竟，长年准备的仪式被我搅了个一团糟。干出这种事就算他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刺杀我我都不觉得奇怪。

“哈哈哈。不不不，怎么会呢。我早就已经认识到了那一天的事情是由种种误会叠加在一起导致的悲剧。对于您这样的人感到怨恨什么的，怎么可能呢。那仅仅只是一个误会而已，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我再说个事儿吧……在那之后，撤销了弗茨亚茨对您的追捕命令的人就是我。我想事到如今，在这弗茨亚茨我应该是最欢迎你的到来的人了吧。”

“哈哈哈……”

斐勒卢托那浑浊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笑了起来。

当然我也只能陪笑。

我至今为止也跟不少难对付的敌人打过交道了，所以我很清楚。

——这个人，大概对我恨之入骨。

实话说我并不想知道藏在他这和善外表下的心思，但无奈技能『诈术』和『感应』还是不听话，搞得我不知该如何回话。

而且拿来款待我们的这些东西也不知道里面加了些什么，根本无从下手。

搁下就这样一脸干笑着的我，斐勒卢托向我的同伴出声搭话。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你也是辛苦了。你很出色的完成了我们下达的命令。并且还平安无事的回到了这个大圣堂。真是可喜可贺。现在就复归『天上的七骑士』怎么样？”

“……多谢好意。但是，我还没有回过老家通报一下呢。这事儿还是等之后再说吧。”

“恩。你还是老样子啊。”

两人意味深长的进行了对话后，斐勒卢托开始和缇缇打起了招呼。

“初次见面，美丽的小姐。我是在这里当神官的斐勒卢托·夏鲁梭斯。以后，请多多关照。”

“唔姆，人家叫缇缇。”

听到那个名字，以及看到她那美丽的翠绿色头发后，一瞬间斐勒卢托的身体挺直了起来。因为时常张开着『Dimension』的关系，我并没有放过他的嘟囔。

“缇缇……？不，怎么会……”

看来，『支配之王（Lord）』的本名在这个时代还有残留。

但是，眼前那个将食物与小吃一下子塞进肚子的没品味遗憾少女与那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的样子实在难以重合在一起，斐勒卢托

最后认为应该自己想得太多了。

这导致挂在我脸上的干笑根本就拿不下来。

“涡涡，怎么了吗！？你不吃的话人家就不客气了哦！”

“哈哈哈……”

我一边跟她点头一边整理着『Dimension』得到的情报。

此时大量骑士陆陆续续地集结到两侧的房间中。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正逐渐被包围着。

仔细观察的话，现在正在房间里负责杂事的少女们的状态值也很奇怪。等级进入了两位数，毫无疑问她们比起侍女，更像是探索者——不，应该说是暗杀者才对。

“对了，涡波大人。敢问您今天是因为什么事造访这里的呢？”

斐勒卢托用空下来的时间试探了起来。

这才是正题吧。根据我的回答，眼前这名神官的态度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撒谎也不能稳便地收拾这个局面。便决定说出本来的目的。

“我想见拉丝缇娅拉并跟她谈一谈。”

“谈话是吗……。请问您这个谈话，到底打算怎么谈呢？”

“唉一，这个……——”

不过，其实不管我说不说真话好像都无济于事。因为讲道理，两侧的房间里已经塞满了骑士，这架势真不是盖的。

斐勒卢托微微地笑了起来。估计他也察觉到我是想再一次把拉丝缇娅拉掳走了吧。

“说实话，要是让您二位在一起谈话，我怎么也不觉得那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啊。”

“哈哈，真是抱歉……”

“怎么会，你没必要道歉。我们深知仪式那天演变成那种结果都是我们太过天真使然。您真是好好地给我们上了一课啊。我们真的是从涡波大人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正好，就让我们用这个机会给您展示一下学习的成果好了。”

本来我是打算和平解决的，但战斗终究还是无法避免。

确认完我的目的的斐勒卢托放出了充满挑战意味的笑容与话语。

“既然目的是拉丝缇娅拉大人的话，那多说无益。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就以当初的预定一样招待各位了——”

接着，啪的一下，他又一次打了个响指。

加下来就和我猜到的一样，负责杂务的两名少女从怀中取出短剑，分两路向我袭来。

以我的能力来说，这种奇袭毫无意义。而且还在

预料当中，要化解攻击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我反而一动不动。

因为魔法『Dimension』捕捉到了第三人的动向。

——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在敌人采取行动的即刻，便在狭小的房间内宛如疾风一般移动起来。

“——『Ex・Wind』！”

在进入大圣堂之前，莱纳说过交给他吧。

那么，我就放心地交给他就可以了。

我一动不动的看着借由魔法加速的莱纳。

一阵风刮过，响起了两道金属声。

接着，咚地先后传来了两把小刀扎进木板的声音。

站在桌子上的莱纳连玻璃杯都没有弄倒就把敌人的武器短刀给击飞了。

那压倒性的速度，让刚起步的两名少女立马停下

了脚步。看到手中握着的短剑刺进了天花板，她们惊讶地张大了嘴。

我马上就质问斐勒卢托这是何意。

“多谢了，莱纳。……可是，能否请你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斐勒卢托先生。”

“就是这个意思。早从那一天起，你要是还敢再度造访大圣堂的话就注定是这个结果。而且还给了我们一年的准备时间，你就好好后悔一番吧。
”

虽然奇袭失败了，但斐勒卢托却很冷静。

接着，啪的一声，这次是房门被人推开。一直在门外待机的数名骑士冲了进来守在斐勒卢托身旁。

事情在越闹越大。

“唔姆。真让人怀念啊。这正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涉呀。”

不过缇缇正大快朵颐地把料理塞进嘴里。

在作为守护者的她看来，比起被敌人包围还是眼前的美酒佳肴比较重要。

没办法，继续交涉的任务只好交给我和莱纳。

“斐勒卢托先生，请你住手吧。我实在也不是自吹自擂，我们可是非常强的啊……”

“这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会像这样毫不吝啬地把你从那个迷宫守护者艾德那里得到的力量拿出来给你见识啊。把先天的才能人为地进行移植，特化单一才能，生来就用『咏唱』支付着『代价』的『魔石人类』——由她们全员的『亲和』缔造的大共鸣魔法。涡波大人你能否承受得了呢？”

——『魔石人类』

此言一出，又有两名穿着与战场的氛围不相宜的侍女服的少女，从冲进来的骑士们身边走了出来。

与先前袭击我们的少女两人一模一样。不，应该不是完全一样——只是使用的材料同样罢了。

四名少女的『Status』里都有着技能『素体』，『Dimension』也发现四人在面纱下的脸完全一样，这让我得以确信方才的推测。

身穿侍女服的少女四人齐声开始了魔法的咏唱。她们面容扭曲，就好像在将声音从肺中榨取出来一般。

“ “ “ “ —— 共鸣魔法 『Inviolable • Ice Room』
” ” ” ”

就像扩散的烟雾一般，房间内部充满了薄青色的魔力。

理所当然的四人是同属性的魔力——并且以堪称天衣无缝的配合发动了共鸣魔法。

“啧！基督！”

“啊啊，这边没有问题！”

“天啊！点心掉地上了啊！”

周围的空间被魔力所固定，我和莱纳还有缇缇的动作都戛然而止。

共鸣魔法『Inviolable • Ice Room』。

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冰结魔法和神圣魔法的复合型。是停止空间内动作的单纯的结界。

但是这个结界的强度却很异常。

她们『魔石人类』四人的等级为 10 级上下。就算特化了魔力，数值也比莱纳要低很多。

但在这个结界中，现在等级近 30 的我和莱纳竟然也动不了。连守护者缇缇进食的手也停了下来。

从『表示』上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力量。

“这等魔法……到底是怎么——！！”

可能是为了事后盘问吧，在这结界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口说话。

但是，脸就像石头一样动都动不了。就状态栏来看的话我力量的数值足足有近 15。但就算用尽全力也不能动弹。

我认为仅仅是共鸣魔法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但是，马上我就明白其中的理由。

我对其中一名少女发动『注视』，在看到了那名少女的『状态值』后。

我立刻注意到了少女的 MP。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一边持续释放着这等水平的魔力，MP 却 • 完 • 全 • 没 • 有 • 变 • 动。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我增强了『Dimension』的力量，分析少女的一切。

从头到脚一览无遗。

首先是少女的体重和身高——把握身体的各个角落，接着是毛发的根数以及体温。下面是确认肺的运作与心脏的鼓动是否有异常，『注视』吐息与出汗的动作。

0.1秒的审查结果，我发现流淌在少女体内的血非同寻常。

魔力并非从身体的深处而是从血中发散了出来。这与这个世界使用魔法的道理相悖。血是记忆魔术式的器官。就像是汽车的引擎，并不是出汽油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她们可以不依靠身体而是从血液中放出魔力——？

现在是战斗中。因此，我现在的注意力跟刚才回忆斐勒卢托的名字那时候相比有天壤之别。

而且运气不错，我很快就从记忆中找到了线索。

首先第一，有不使用 MP 使用魔法的手段。就在最近，我才刚掌握那所谓咒术的基本。

第二，这个世界的血液是特殊的，能够记住魔法的魔术式。之前圣人缇娅拉甚至将自己的人格刻在了血中。

接着是第三，先前斐勒卢托所说的 [生来就用『咏唱』支付着『代价』的『魔石人类』]——由此我推断出了这个现象的答案。

与此同时斐勒卢托确信了自己的胜利而笑了出来。

“呼，呼呼，呼呼呼，呼哈哈哈哈——！！”

这个眼神浑浊的神官，好像干了些不能干的事情。

——恐怕这些少女的血中刻有咒术《咏唱》的语句。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咏唱』。斐勒卢托从艾德那

里学到的，是和玛利亚那削减『记忆』的『咏唱』以及缇缇那削减『自我』的『咏唱』同等的——支付『代价』的『咏唱』。

这些少女想要发动魔法而驱动血的话，一定会触发『咏唱』所构成的魔术式。

所以，才会这般顺利地没有消耗 MP 便构成了大魔法。

所以，少女们使用魔法才会如此痛苦。

就好像，削减自己的灵魂一样——！

“哈哈哈！我们弗茨亚茨从千年前的贤者『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那里尽可能地采取了许多的技术。这里的『魔石人类』们就是那些技术的结晶！这无穷无尽的高浓度的魔力，甚至超越了拉丝缇娅拉大人的水平——！并且全员接受了同样的调整，仅仅特化了一种魔法，完美的共鸣魔法就这样实现了——！不论是始祖大人还是使徒

大人，不论是谁——在这个结界里都不可能动得了！！”

我知道了斐勒卢托游刃有余的理由。

使出如此穷凶极恶的魔法，他会确信自己获得了胜利也不奇怪。

我也仰仗过『咏唱』的力量，所以他那个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而且我也明白，既然是利用了『咏唱』的力量，那么少女们可以超越等级的差距将我们压制住也不足为奇。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就这样束手就擒。

首先，莱纳喊了起来。

“——可不要把我跟你身边那些骑士相提并论啊！我可是赫勒比勒夏的骑士！杀手锏的话，我这里也有！”

他为了强行突破结界而咬紧牙关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结界是不会被动摇的。

“——！！ 哈啊，哈啊，哈啊！”

但是，来自莱纳的强力挣脱自然会转嫁为魔法使用者的负担。

每当莱纳动的越粗暴，少女们的呼吸也就越来越凌乱。

她们的表情纷纷扭曲着，一眼就能看出有多么痛苦。她们的『咏唱』是不依靠声音而是随着血液到处游走的，所以虽然不清楚那份『代价』究竟为何，但是毫无疑问，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被削减着。

如果这是普通的魔法使的话，伴随身体的危机反应应该会选择中断魔法。然而这里的少女们是『魔石人类』。与过去的拉丝缇娅拉一样，危机管理能力薄弱的可能性很高。

搞不好的话，恐怕至死为止她们都会持续维持魔法。

“等，等等，莱纳！缇缇也是，这事交给我来解决！！”

所以我连忙制止了莱纳。

顺便也阻止了稍微有点不高兴的缇缇。

“……了解了，吾主”

“唔姆。虽然有点不愉快，但既然涡涡这么说那就交给你吧。人家本来就是局外人嘛。”

确认过两人都表示同意后，我全力解放出体内的魔力。

“——『Distance Mute』！覆盖我的全身！！”

就是为了这种紧急时刻我才温存体内的魔力行动的。

次元属性的魔力随即沁染全身。接着，亏了魔法『Distance Mute』，我的身体偏差了一个次元。虽

然这么说不严谨，但我的身体得到了类似『透化』的效果。

魔法的效果简单粗暴地被发挥了出来。就像幽灵穿过墙壁一般，我的身体得以在结界中移动。

“——什么！？”

看到我发出薄紫色的光在结界中移动时，斐勒卢托大感惊讶。

应该是对自己准备的魔法有着相当的自信吧。他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并且发动着魔法的四名少女也一样。

那个反应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突破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

简直破绽百出。

我轻而易举地走到了距离最近的一名少女身边，把手腕伸进了她的胸口。

差不多，我也习惯使用这个魔法了。而且也觉得

在以后的战斗中都会仰赖它的力量。

时机正好，就以战斗时特有的高速思考来给它起个名字吧。

这个技术——是连接心与心的魔法。

那就命名为——

“——『Distance Mute・繫心（Access）』！”

遵照从心而发的感觉命名后，魔法就像如鱼得水一般扑通扑通的脉动着。

“咕，鸣 u，啊，啊 a……”

戴着面纱的少女看到有人把手插进了自己的胸膛而发出了呻吟。

估计是第一次体会到『联结』而感到大吃一惊了吧。

就算如此我也毫不顾虑，把魔法——把我的想法连续诉诸于她。

为了让少女失去战意而用魔法进行『交流』。

把迄今为止的经验一鼓作气的塞入——

“冷静下来……你没有和我们战斗的必要……你并非要接受谁的命令，就以自己的人生活下去就好。因为你就是你……”

我用次元魔法再现出了诺斯菲的光魔法。

不愧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效果立竿见影。

眼前的少女渐渐脱力，也为魔法的构建打上了裂隙。

但是，其他三人还没有丧失战意。我随即把『Distance Mutte・繫心』的效果增强。

我要继续与其他三名少女进行『交流』。

在现在的状态下『Connection』的术式条件也有所满足。本来，在共鸣魔法成功的时候，这四名少女的心就连在一起了。

只要反过来利用这点，那么同时攻略四个人也是

可能的。

“大家都一样……冷静下来……！”

和声音一起，把我的感情也灌进去。

我将发自内心的不想与她们战斗的意思传达给她们。

与光魔法不同，我做不到对她们的精神上下其手，也发挥不出任何镇静的作用。但是，我相信我从心而发的倾诉一定能传达到她们的心中，就这样不断祈祷着。

接着，非常幸运——我的想法精确地传达给了她们。

“呜呜， 呜……”

“这是……”

“啊， 啊啊……”

四名少女膝盖脱力坐了下来，她们的战意完全消失了。

当然，束缚我们的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也被解除。

“呼……太好了……谢谢你们……”

我一边道谢，一边抚摸眼前少女的头。

神志有些恍惚的少女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真是帮大忙了。总算是和平地结束了战斗。

成功的原因我也很清楚。

首先是双方之间过于悬殊的实力差距——再就是这些少女实在是过于纯真。通过联结我得以发现，作为『魔石人类』的她们比看上去还要幼小很多。多亏了她们那纯洁无垢的内心才让我成功地实现了这份和平。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不肯认同这点。

是斐勒卢托。

“怎，怎么可能！到底怎么解除的！？刚才那个就是所谓的『魔法相杀』！？可我们就是为了对付那

玩应儿才特地将术式刻进了血中发动魔法的啊，那可是专门准备的共鸣魔法啊！为什么！”

这臆测实在错得离谱。

不过确实，第一次看到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吧。

“真不愧是涡涡。要说运用卑劣手段的话当属第一啊！真的是最差劲的战斗方法呢！”

然后，不知为何就连同伴的缇缇也在边上一同诽谤。

“才不什么卑劣呢。我可是老老实实地全力应战啊”

“不不不，刚才那个就是下三滥的手段啦。人家那时候就有在想了，这样的可根本说不上是战斗呢。”

对我而言这真的是认真的战斗，但貌似在对手看来却不是这样。而且另一名同伴莱纳似乎也同意

缇缇的看法。

“基，基督……。这些女孩子看你的眼神很不妙啊……？你到底、干了什么啊……？”
莱纳语气认真地询问道。

我为了确认也将目光移向少女们。接着，我注意到恍惚状态下的四名少女看着我的目光抱持着相当的热度。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再现了诺斯菲的『交流』而已啊……？”

因为我不会使用光魔法，所以不能驱使光进行渗透，只能选择直接对身体释放的手段，基本上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才对。但是，根据眼前所见那个效果貌似有点不对头。

“嗯——，大概是那个吧。涡涡那强烈的感情与思考所冲击的结果。如果这些孩子真的是『魔石

人类』的话啊，应该和看到的年龄不一样吧。恐怕，就像小婴儿初次见到母亲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刚刚破壳那样。还有，精神系的魔法大概也解除了。”

缇缇向着莱纳进行了简单易懂的解释。

“啧。果然是用精神魔法所培育的士兵吗。可既然那东西被解除了，也就是说……”

听到那个的莱纳一脸嫌弃地咂起了嘴，而缇缇则开心的举起双手。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全员，都对涡涡陷入了见到初恋般的状态喽！”

“诶？”

“这也是因为涡涡是一个心灵美丽的人的缘故呢。心灵相通后，就好像一下子约了一百次会一样呢。人家也体验过的，所以很明白呢！”

“那个？诶，怎么这样……诶？真的吗？”

“涡涡还是多对自己是个十分异常的存在这点有个清楚的认识比较好哦。最强的『理之盗窃者』直接制作出『联结』，全力进行『交流』什么的，普通人会被一击必杀呢。嘛，人家的话倒是没有关系！就是会稍微哭一哭而已！”

缇缇笑着结束了简单易懂的说明。

并且这个房间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也随着她这番话烟消云散。

不过，缇缇……

你还好意思用『稍微』来撑门面。你当时可是嚎啕大哭啊。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莉帕和缇缇的反应都很稀松平常我还以为这玩意儿没什么大不了呢，果然『联结』这东西还是很危险。以常人为对手的话这招还是封印起来比较好。

于是我跟缇缇许诺说『以后我不会再用了』，接

着她却否决说『别啊，多用点多用点。因为那样比较有趣嘛！』……正当现场的氛围一派轻松之际，一道怒吼声响起。

“——别，别开玩笑啦啊啊啊啊啊啊！她们不仅和当初的拉丝缇娅拉大人有着同样的力量而且还被特化处理了哦！居然能在这么一瞬间就——太扯了！”

明明氛围刚缓和下来，真是吵啊……

本来，我们三人联手的话，这种程度的战斗力就和没有一样。

不过总觉得斐勒卢托一心求知的态度还是很真挚的，那我就勉勉强强地认真回答他好了。

“不，和那时候相比我也会越变越强的啊……”

“那是变强一点就能说得通的嘛！那可是，那可是以那个使徒为假想敌打造的超强结界啊！”

“我是能够无视强度的，所以对我而言没有任何

意义哦。”

“无，无视强度！？”

“是的。”

因为我对斐勒卢托的为人感到非常愤怒，所以回答他的语气十分冷淡。当然也不忘告诉他他是绝对无法与我们为敌的事实。

但是，斐勒卢托不愿意接受事实。

“还，还没呢。我的手牌还没有用完。没错，这点程度还在预料之内。虽然不能成功捕获这点有些可惜，但既然如此那就强行——！”

“——斐·勒·卢·托。”

一道凛冽的声音传了过来，只见唰地一下斐勒卢托就僵住了。

接着，声音的主人现出了身影。

从房门开始，骑士们纷纷屈膝下跪，一名长发中络合着金银二色的少女走了进来。

看到那副姿态，我又想起了曾经的感想。
美得令人害怕，美得出离了现实。
从旁窥探仿佛会被吸入其中的黄金之瞳。
不可亵渎的肌肤好似神域一般庄严神圣。
宛如艺术品般穷工极态的脸庞令人为之倾倒。
淡粉色的樱唇只要看到一眼就不愿移开目光。
在那之下的香艳锁骨更是夺人心神，她的肢体对于女性来说可谓是究极的追求。
延伸出来的手足不胖不瘦十分苗条，不大不小的胸部与腹部造就了完美的平衡。
服装没有过多的颜色就是白色……但是看上去并不寒酸，是专门为了她而存在的正装。
啊啊，即使过去一年的时光我也绝对不会看错。
——来者正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230. 初次告白

因为我实在是看得太入迷，结果竟然连她的 Status 都浮现出来了。

【Status】

名字：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HP895/895 MP442/442

职业：骑士

级别 23

力量 19.54 体力 18.12 技巧 9.98 敏捷 11.61 贤能

17.98 魔力 13.89 素质 4.00

状态：无

先天技能：

武器战斗 2.22 剑术 2.13 拟声之眼 1.00

魔法战斗 2.28 血术 6.23 神圣魔法 1.05

后天技能：

读书 1.45 素体 1.00 集中收束 0.22

跟一年前分别的时候相比，她的级别基本没有成

长，这让我感到有些违和。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可拉丝缇娅拉的级别和技能竟然了无变化，这不合她的风格。

可是以表示的结果来看，她的确是拉丝缇娅拉没错。

身后跟着塞拉和拉古涅走进房间的拉丝缇娅拉首先向斐勒卢托发问。

[我就说路上怎么总有人来拖延时间，果然都是斐勒卢托你从中作梗对吧]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

说着斐勒卢托连忙毕恭毕敬地转向拉丝缇娅拉的方向。

[……行了，你赶紧退下]

看着低下头一语不发的斐勒卢托，拉丝缇娅拉叹了口气，接着便责令他即刻离开。

[可是、这些人——]

[如今接受元老院的委任掌管此处的人是我。而他们是我的客人。换句话说，这里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唔……]

从斐勒卢托的表情看来，现在是拉丝缇娅拉手中的权力更大。

尽管一副切齿咬牙心有不甘的模样，但他还是只能向我们行过一礼准备离开。

[……涡波阁下。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吧。毕竟我也还没有使出全力呢啊……——没错，我手上还有很多的牌可以打。今天的招待还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啊，好啊。再见]

说实话，跟那些凶险的守护者比起来，这种极具人类风范的恶意满满的台词反而更让我放心。我听了不由松了口气，接着还打个招呼送他一程。

不过，斐勒卢托似乎是将我的态度解读成了对他的轻视，所以他的表情颇为不快。于是他就那样狠狠地瞪着我动身走出房间。

[啊，你走就行了，把她们留下。我需要一些人负责杂务]

结果前脚还没迈出去，拉丝缇娅拉又命令他将四名『魔石人类』少女留下来。

[唔、唔……遵、遵命……]

想必是不习惯主导权被人夺走还要被肆意差遣的感觉吧，斐勒卢托十分不情愿地留下了少女们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剩下的就只有我的熟人和四名『魔石人类』的少女了。

理所当然地，我首先开口同自己最亲密的同伴——拉丝缇娅拉搭话。

[那个、拉丝缇娅拉……怎么说呢……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涡波。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们相互寒暄道。

虽然彼此都只有一句话、但我却觉得这两声 [我回来了] 和 [欢迎回来] 简直是自己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动听的话语。

[好了，总之先坐下吧。啊，你们几个、请给我们准备一下饮品。另外把武器都收起来收起来]

拉丝缇娅拉用一如往昔的笑容招待我们坐下，这样子就好像一年来的空白期根本不存在一般。不过吩咐刚刚还在相互为敌的少女们为自己服务这点，确实是有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听到她的话，少女们慌慌张张地投入到原本的工作中。

[遵、遵命。现人神大人！]

少女们将武器收进怀里，接着从推车里取出新的玻璃杯摆到拉丝缇娅拉的面前。之后又将有些凌

乱的餐桌整理好，重新恢复对我们的款待。

[嗯、好。大家辛苦了]

[您言重了，能为现人神服务是我们无上的荣幸]

少女们看向拉丝缇娅拉的眼神中混杂着憧憬和尊敬。

和面对斐勒卢托的时候比起来，少女们此时的态度明显更放得开。在我对这些『魔石人类』和拉丝缇娅拉的关系感到在意的时候，我们手边的玻璃杯也被换了下去。

[『相川涡波・基督・欧亚・弗茨亚茨・冯・瓦尔德沃克』大人。请用这边的。您原先的饮品里被投放了药物]

果然没猜错，这里面是被下过毒的。

听到少女这句话，刚刚在一边胡吃海塞的缇缇惊得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不过因为她本人嘀咕着[唉、唉？这下肚子要遭罪了……？]这种举重若

轻的话，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了。

比起她的肚子，我更在意对我的称呼。

[……啊、好吧。多谢了]

因为这名字对我来说无异于公开处刑，所以我在道谢时的表情不免有些苦涩。

看到我的表情，少女一脸不安地谢罪道。

[难、难道说，我称呼您名字的发音有什么地方不正确吗……？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是万分抱歉。我们是战斗用的『魔石人类』，血中没有刻下有关普通教育的知识、所以……]

[不，不是那样，发音什么的我自己都一头雾水。只是下次称呼我的时候不用说那么多，直接叫我涡波就行。你刚才说的那一大串名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您的意思是去掉姓氏直接用名字称呼是吗……？

]

[不用有什么顾虑，拜托了。那个长得要命的名字我听了实在是不舒服……]

[那就……涡波大人……]

[大人也不用的。啊啊，真是服了，说起来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听到我和少女的对话，拉丝缇娅拉莞尔一笑。

[啊哈、你还是老样子啊，涡波。这才一会儿没盯着就变得这么有意思了。真是的，拜托你克制一下不要撩我这儿的孩子们好不好]

她带着如同绽放瞬间的花蕾一样美丽的笑容向我说道。

[——听到刚才的对话，真的让我体会到涡波你回来了啊。嗯，你终于回来了……——而且果然、刚一回来你就到这里了呢……]

拉丝缇娅拉看了一眼我带来的莱纳和缇缇，接着便猜到了我回来之后的行动。

不过说实话，她的反应和我预想中出入很大。明明彼此一年不见，可拉丝缇娅拉的反应有点过于冷静了。

她的口气简直就像是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一样。

[你说果然……？拉丝缇娅拉，难道说你知道我这一年 来在哪儿吗？]

[嗯~。准确的场所虽然不知道，但我还是能确信你一定活在某个地方。毕竟是涡波嘛]

面对一年未见而且行踪不明的同伴，拉丝缇娅拉没有丝毫动摇。

如此冷静的态度令我心生疑惑。

不，难道说是我太兴奋了？总之我也努力拿出和拉丝缇娅拉一样冷静的反应吧。

[为什么、你能够确信我还活着呢……？]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解释的有理有据啊。只能说是出于我的经验和直觉吧？]

在违和感的驱使下，我再次使用『注视』。

……可是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样。

在『表示』的『状态』中也没有任何异常。再将我拥有的各项有关技能全部动员，也没看出她在说谎。

看来再纠结于这个话题也无济于事。

没办法，还是切入正题吧。

[……我明白了。就当做是你对我信赖使然好了。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我们来讲讲别的吧。来谈一谈在那天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也是啊。你最想知道的理应是这个。好啊，让我们来好好谈谈吧。来讲一讲一年前，你和帕林库洛的战斗结束、『世界奉还阵』被发动之后的故事……]

讲到这里，拉丝缇娅拉拿起了面前的玻璃杯。但她并没有将玻璃杯举到嘴边，而是放在胸前摇了

摇。

注视着杯中的果酒，她开始发掘自己脑中的记忆。

[——那天、和帕林库洛决战的那天，只有玛利亚能跟在你的身边。我能做的就只有在船上等你和玛利亚回来，所以我很努力地等着。等啊等等啊等一刻不停地等待着……可是，最后回来的却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是涡波你用『Connection』送她回来的？]

随着她的描述，我也回想出自己在本土中央的战斗。

败在帕林库洛的唇枪舌剑之下的我，没能帮到玛利亚。只是在那个时候，现场不光只有我可以使用『Connection』。

[不，那是海莉送她回去的。她当时跟我说是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才没有直接送到船上，而是船停泊的附近是吗。有点明白了。果然海莉她去那儿了是吗……——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没错，海莉和莱纳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前来助阵。而海莉她……也死在了那里，虽然如此，但最后我和莱纳两个人总算是打败了帕林库洛。只是，因为没来得及逃出那里，结果我们两个人被『世界奉还阵』吞没，掉到了地下。因为掉到了迷宫的深层，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了这里]

[原来如此。涡波是因为被『世界奉还阵』吞没的缘故掉进了地下啊。怪不得我们找遍了周围也没发现你的影子]

虽然我只说了个大概，不过拉丝缇娅拉似乎是领会了那之后的过程。接着，讲完了我的经历，这次轮到拉丝缇娅拉讲述她们在那之后的动向了。

[我们这边的话，等玛利亚一恢复好，就赶往了

你们交战的地方。即使是在大陆的边缘，也能看到『世界奉还阵』那非同寻常的光芒，我们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混乱……结果等赶到之后，应该是涡波你战斗的场所附近形成了一个大空洞，那周边都化作了熔岩地带。直径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寸草不生。大地到处都是裂缝，大空洞里面就更不得了了]

我隐隐约约能想象到那种惨状。毕竟在我闭上眼睛之前，自己看到的光景简直与世界末日无异。只是大地开了几个洞就能了事反倒让我放下了心。

[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在那里什么都没能找到……当时的感觉是真的糟透了啊。玛利亚她后悔得悲痛欲绝，斯诺更是对以后的事感到忧心忡忡，莉帕一脸寂寞的模样，我的精神直接就恍惚了……塞拉她也挺慌张的哦？]

这也不难想象。

我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大家当时的心情。

想到这里，胸口一阵刺痛……但我并没有因为后悔而垂下头，我要继续听拉丝缇娅拉讲完。后悔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为后悔而裹足不前。

[顺带一说，最先振作起来的人是斯诺哦]

然而，在我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听到的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振作……？斯诺她……？]

[简直就像涡波一样……不，比涡波还要可靠，就是斯诺她带领大家振作起来的。原来斯诺她真正的性格是那样的啊。我都吓了一跳]

讲道理，这个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我确实认为斯诺是最适合做领队的人。但那原因是因为她的慎重。居然是那个慵懒的斯诺让大家从失落中恢复了过来，这是我难以相信的。

[那～个，然后呢……我记得在那之后，我们得知艾德那家伙在那一天出现在了那个地方，所以就打算去逼问他了来着？艾德他那之后做的事非常引人瞩目，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他了哦]

拉丝缇娅一边用眼神和身后的塞拉确认，一边将话题往下推进。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艾德的身边已经有『支配之王』在了。而且还有被使徒控制的缇亚]

听到『支配之王』一词，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缇缇有点坐不住了。

虽然是我的推测，不过那个所谓的『支配之王』其实应该是『寄宿着阳滙的魂的我的身体』吧。根据在六十六层时从莱纳那里听来的话，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顺便也明白了使徒西斯在那之后和艾德缔结了协作关系。

[当时大家都觉得艾德身边跟着缇亚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我们首先决定将缇亚夺回来，于是便向艾德他们发起了挑战。因为只要能将艾德抓住，之后就可以打听到涡波的去向了啊，我们觉得这是一石二鸟的计划]

既然遇到了行踪不明的同伴那么发起挑战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在使徒西斯的去向再次不明前将她就地击败确实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可是，我们失败了。根本就没有任何余裕去将敌人捕获。到了最后，我们拿出了全力中的全力，带着不惜将艾德和使徒西斯杀掉的觉悟进行战斗。可即使如此……—]

谈到和艾德等人的战斗，拉丝缇娅拉的脸上渐生阴霾。

接着，她一字一句地念道。

[即使如此还是输了啊……我什么都没能做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表情。

这是痛感自己的无力而咬牙切齿的表情。

[啊啊、我好想亲手将缇亚救回来啊……就像故事里登场的英雄那样……可是，就凭我根本做不到啊……那个时候，最派不上用场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我……]

从她的话听来，大家最终败给了艾德等人——而且在战斗中拉丝缇娅拉似乎还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她这番话让我十分震惊。

因为在那个阵容里，我怎么想都觉得拉丝缇娅拉应该是最活跃的一个。尽管我想详尽地了解战斗的过程，但这份好奇却因拉丝缇娅拉那痛苦的表情而打住。

[『支配之王』只用一只手就把我摆平了……！简直、简直就像是在玩弄一个小孩一样……！就

像是在说我跟她不在一个层次上一样……!!]

『支配之王』——我最后看到阳滝的时候她的级别只有个位数。

从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战斗应该发生在自那之后不久的时间点。

即使这样都不是阳滝的对手吗？

[到头来，我们一共和『支配之王』战斗过几次来着……？我记得一共是四次吧，全部都是完败啊……越是战斗，过程就越是凄惨，我现在还记得呢。啊啊，好不甘心啊……看到『支配之王』以骇人的速度不断强化，我甚至觉得好不讲道理……所以，在进一步惨败之前，我们不得不收手]

看来是真的一次都没赢。

如果赢了的话，那缇亚和阳滝现在应该已经在这里了吧。

[于是我们就无计可施了。既没能获得盘问艾德的机会，也没能将缇亚夺回来，既然事情演变成这样，之后就只能再去寻找别的办法了。没错、别·的·办·法——]

说到这里，拉丝缇娅拉的表情终于明朗了一些。接着，她又用一如往常的笑容讲出了不得了的话。

[只是，在我们思考其它方法的时候——因为方针不同，我跟玛利亚大打了一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塞拉现在才会在这里]

[诶？打、打了一架……？]

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要是打起来那真是恐怖。之前玛利亚的炎剑将大陆的表面削·平的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她们要是在有人的地方打起来那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哎呀、没办法，毕竟情绪都太激动了嘛。因为陆

陆续续的惨败，大家心里都非常不爽来着]

[其、其他人都没事吧？]

[嗯，大家都没事哦。都是多亏了斯诺她拼命地劝解呢。于是乎，玛利亚她现在正在西方的迷宫以到达最深部为目标中。我想莉帕应该跟她在一起]

[……等等。话题的飞跃性有点大。西方的迷宫？现在还有那种地方？]

[其实就是指帕林库洛和涡波的战斗留下的大空洞了呢。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形成了跟这边的迷宫类似的东西。玛利亚她主张的『方法』就是一边在那里积蓄收回缇亚的力量，一边寻找涡波]既然我是在那个大空洞消失的，那么会决定在那里找我也无可厚非。

但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玛利亚和莉帕选择了那个方法。我开始一个一个地确认我不明白的问

题。

[玛利亚和莉帕在新出现的迷宫，拉丝缇娅拉和塞拉则在这里……那斯诺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

[因为斯诺心地比较善良，所以她会同时为我和玛利亚双方提供协助。那～个，我记得她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作为我们的代表在本土供职来着？现在的职务是在前线总司令负伤期间担任代理总司令哦]

[斯诺在战争的最前线……？而且还当了总司令……]

[你别看她那样，其实本来的功绩就不比一般的将领差哦。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虽然全员的所在都清楚了，但唯独斯诺的状况我真是真的无法想象。

说到总司令，那可是个必须要将形形色色的部下管理得有条有理，而且要在关键时刻做出重要决断的责任重大的职务。我实在不认为斯诺的性格可以坐在那个位子上。

[拜托了，涡波，你先去把斯诺带走吧。而且，我必须要跟你道歉。……抱歉，因为我们的缘故，害的斯诺她这一年里费尽了辛劳。果然，我还是觉得那么帅气的斯诺不像斯诺啊]

[好，我知道了。当然，我也有那个打算……]

[和斯诺汇合之后，就轮到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玛利亚和莉帕了呢。移动手段就跟之前一样用船如何？现在『Living Legend 号』就停靠在古尔亚德的港口，你可以直接使用。让渡的公文我很快就能发给你所以不用担心。和大家汇合之后，就拜托你北上救回缇亚了。啊啊，还有——]

[不、不是，等一等。你稍微停一下]

我打断了她井井有条的安排。

倒也不是对这个路线有什么异议。只是听她的说法，我总觉得拉丝缇娅拉自己却不在其中。

[难道说、拉丝缇娅拉……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走吗……？]

[……嗯]

她点了点头。

接着，拉丝缇娅拉开始阐明她的理由。

[因为、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和你们同行了……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在这里维系各国之间的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玛利亚她们的旅程提供援助而已了吧……？]

[你说力量不足……怎么可能。明明你以前那么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不是吗]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了。这一年来，世界的平均级别有了急剧的提高。『魔石人类』也早已

不足为奇。就凭现在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身边的莱纳和守护者，想必都能在谈笑间将我打倒吧]

拉丝缇娅拉使用『拟神之眼』看破了莱纳和缇缇的实力，并由此判断自己根本不是她们两人的对手。

看到如此弱势的她，我的声音不由地激动了起来。

[级别什么的，接下来再去提高不就好了么！你的话很快就能追上来的！]

[没有的事。就算级别提高了也没有意义。我的强度早已完成，没有成长的余地了。大家在不断地习得新的魔法和技能，但我却只有基础数值能够提高……跟玛利亚和斯诺比起来，我的成长太过迟缓了啊……]

拉丝缇娅拉的话中充满了不甘。

曾几何时，十层守护者阿尔缇说过拉丝缇娅拉的『血』已经没有余量。这份隐忧到了现在似乎成为了致命性的问题。

总觉得是有某种我不能体察的感情正旋绕在她的心中。

[所以你就要放弃了吗……？明明那样渴望冒险……]

[这就是导致我和玛利亚大打出手的原因了呢。我一说自己已经跟不上大家所以决定放弃的时候，玛利亚她气得火冒三丈哦]

玛利亚不可能不生气吧。

因为对玛利亚来说，拉丝缇娅拉其实是自己非常憧憬的存在。但自己憧憬的人却因为力量不足的原因而决定放弃，她当然不会认同。

而拉丝缇娅拉即使和玛利亚进行了一场全力的争吵……她也仍然选择了贯彻自己的决定。不仅

没有接受玛利亚的制止，她甚至一直坚持到了一年后的今天。

在理解这一点的同时，我便意识到依靠不上不下的话是不可能说服得了拉丝缇娅拉的。

[我已经没有战斗的力量了，这点毋庸置疑。——所以，我决定采取其它的『方法』和艾德等人对抗。利用自己作为现人神的权限，就算不能立刻让南方战胜北方，但至少也可以准备一个与艾德和使徒西斯对等谈判的场所。既然在战斗中派不上用场，那就选择交涉，概以言之就是这么回事了]

意思就是说回到这里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吗……？

我知道她说的不无道理。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虽然会耗费相当的时间，但如果能在战争中战胜

北方，那么她甚至可以站在决定艾德和使徒的处置的立场上，如此一来当初的目的『对艾德的盘问』和『收回缇亚』也就水到渠成。

但是，这太绕远了。

这不像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我不由地这样想到。

看到我怀疑的目光，拉丝缇娅拉将视线投向了身旁的少女们。

[……当然。到了今天，我的理由已经不止于此了]

在我问出口之前，她将那个理由讲明。

[这一年来发生了不少事啊。虽然有已经没有能力陪在大家身边这个原因，但除此之外，我想留下来也是为了守护这些『魔石人类（家人）』……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是因为我的错而诞生的一样……我觉得我有帮助她们的责任。而且，这

也是一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的战斗]受到来自自己的前辈拉丝缇娅拉的注视，少女们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因为感谢和憧憬，她们纷纷感到羞怯。

看到少女们的反应，我便理解到在拉丝缇娅拉和她们之间已经结下了相当深厚的牵绊。

当然也不难想象出在这个国家里拯救这些处境悲惨的少女们的拉丝缇娅拉的身姿。在这一年中，她肯定就像一个英雄一般拯救了无数人吧。尽管面对『守护者』『支配之王』『使徒』时力有未逮，但除此之外的人大抵不会是拉丝缇娅拉的对手。就像刚才将斐勒卢托从房间中逐出一样，她用自己的力量和话语守护『魔石人类』的光景历历在目。

渐渐地——我领会了拉丝缇娅拉话中的意思。本质上就是适才适用。

拉丝缇娅拉留在这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也可以成为玛利亚她们牢靠的后援。面对过于强大的敌人，非要勉强自己打倒对方并不是聪明的选择。所以就将打败强敌的任务托付给能够做到的人——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这没有错，可是——

可是我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我继续出言确认道。

[这真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你没有说谎吧？没有像以前那场仪式一样被动了什么手脚吗？]

[哈哈，没有被动什么手脚啦，放心吧。我是以自己的意志留在这里的。不如说，你没必要露出这种表情的。我会一直留在这里，涡波你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见我不是么？为什么要摆出那种表情呢？]

正是如此。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永远的离别。

所以我无法反驳。

无可奈何之下我看向她身后的塞拉冀望能得到什么帮助，但她只是默默地一言不发。看来还是一如既往地以拉丝缇娅拉的选择为优先。

拉古涅也一样。她并没有不顾自己的立场插话的意思。

[——……！]

一股莫名的焦躁感让我的额角留下一滴冷汗。

如果我不再说点什么的话，那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听从拉丝缇娅拉的安排了。

我会将拉丝缇娅拉留在这里前往本土。

而且我还深感她的安排合理。

可、可是我就这样听从她的安排真的好吗……？

——绝对不好。

如果我就这么打道回府，那我之后肯定会后悔

的。

至今为止的记忆让我可以确信。

……拉丝缇娅拉是我重要的同伴。

而且到了现在，她已经超越了重要，成为了我心中特别的同伴。

这样想来，我最初从迷宫苏醒时，最先遇到的就是拉丝缇娅拉。

那个时候我在濒死之际得到了她的帮助。第一次给我『Level Up』的人也是拉丝缇娅拉。

之后很快我又和拉丝缇娅拉重逢，并和她一起开始探索迷宫。对级别还不高的我来说，同伴的存在实在是令人振奋。虽然当时的她身上有点危险的氛围，但彼此还是非常合得来。在探索迷宫的时候，我想不会有比她更合适的同伴了。

而且在迷宫还得到了她非常多的帮助。

和她订下了『契约』，在那之后我和拉丝缇娅拉

一起开心地玩了不少。我们一起去参加祭典，在祭典上一起玩游戏，一起买吃的，还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不仅是拉丝缇娅拉，我也非常乐在其中。那是我在来到异世界之后第一次玩得那么开心。

所以，在拉丝缇娅拉回到大圣堂的时候，我才会不顾技能『???』的影响去救她。

没错。

无论如何我都想要救她。

在那之后，在我失去了记忆的时候，都是多亏了拉丝缇娅拉，我才取回了自我。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现在还迷失在劳拉维亚呢。

一起前往本土的船上生活也一样鲜明。

在试验互相拥抱的时候，我和她的脸都红透了。还一起进行了魔法的特训。说起来，虽然是人工呼吸，但我们两个还在迷宫里接吻了。那一幕即

使是现在想来仍会让我的胸口跳个不停。

如果我不是在自恋的话，我觉得拉丝缇娅拉那个时候的感情应该是和我一样的。

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感情又一次被技能『??』夺走了。但现在不一样。在技能『??』升华为『最深部之誓约者』之后，我的感情已经恢复了原貌。岂止如此，在两度积攒的感情重新回到心中的现在，我对她抱有常人三倍的感情，而这份感情现在正在炽烈灼燃。

我已经明白这份感情的本质。

我之所以想要拉丝缇娅拉陪在自己身边，并不是为了她的实力。

而是因为别的理由。

在那一天，在和帕林库洛决战之前我就明白了。所以在奔赴战场之前，我跟拉丝缇娅拉说好会回来将这份感情传达给她。

是啊，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这一天、这一刻、这个时机！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接着，就像在『咏唱』一样，我将自己的心情全部诉诸于话语，编织出台词——！

[……即、即使如此！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

[诶？]

看到我突然大喊出口，拉丝缇娅拉吃了一惊。

我没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什么修饰。

正因为我知道这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才要单刀直入地喊出口。

[我们一起走吧！就算你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了，但对我来说，你已经成为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了啊！和你在一起的旅程让我非常开心！

那些愉快的经历现在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样鲜明！所以我想要继续和你踏上旅程啊！我想要从今以后也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因为、我——！
]

我将从今天早上开始便想告知她的情感全部付诸于话语。

看到我突然大喊大叫，周围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和在场人的脸色，恐怕会选择收手吧。

但是现在的我可不会那么做。

我才不会停。

跃动的心脏不许我怯场、浑身的炽热不许我退步。

尽管心中炽热如火，背后却又感到凌冽刺骨。我知道，面对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兴奋和恐惧正在交相络合。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在颤抖。

但是我拿出全身的气力，将颤抖遏住。

这种程度的恐惧我至今已经跨越数次。

如今的我可以全力将自己的感情喊出口。

——我要向拉丝缇娅拉『告白』！

[因为我！喜欢你啊！！]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想和你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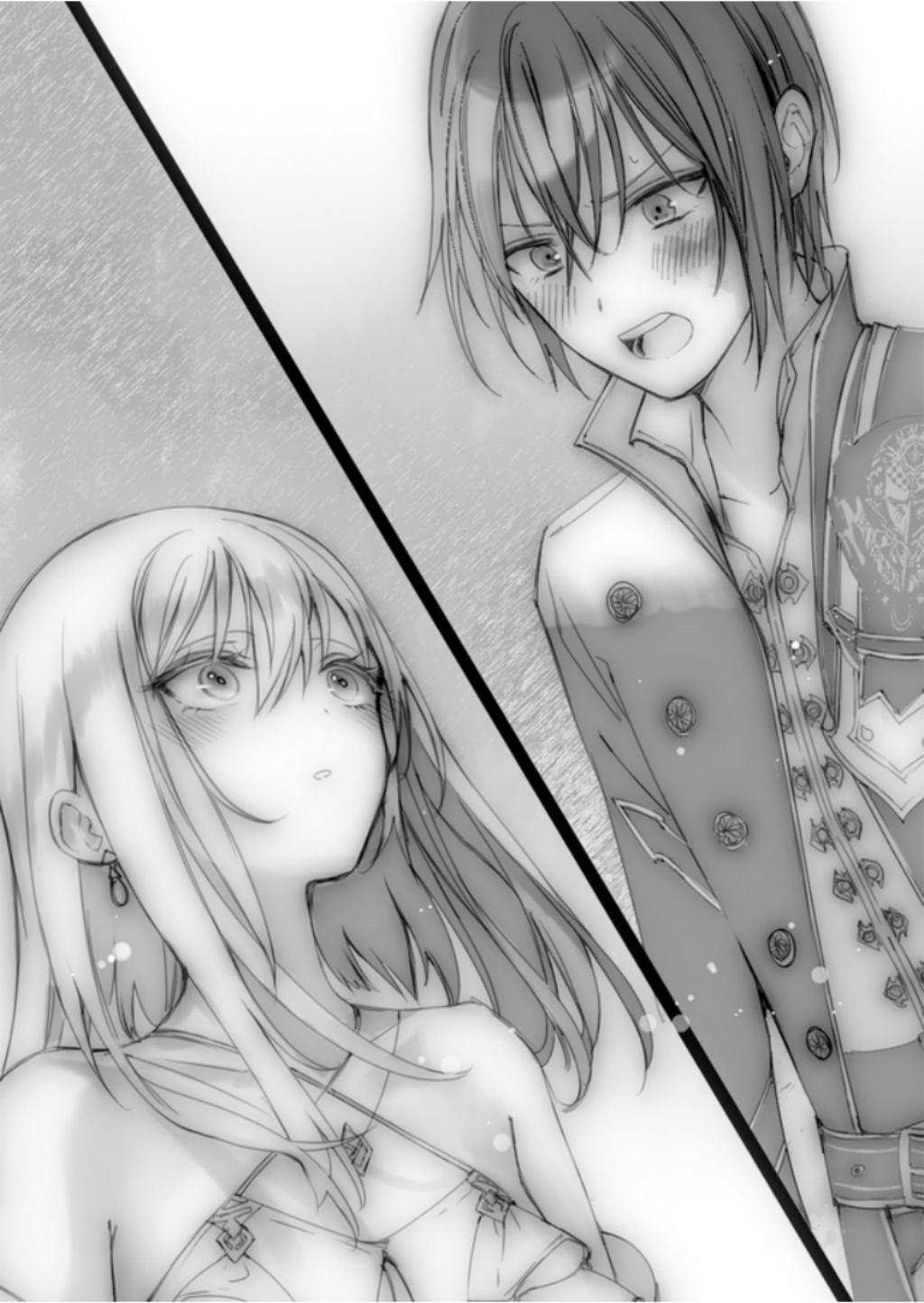
我清清楚楚地告白道。

拉丝缇娅拉听完我的告白惊得双目圆睁。

这也难怪。她都那样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为什么自己不能跟我一起走了，结果怎么都想不到我的回复会是如此充满感性的告白吧。

而且还是完全不考虑修饰和情理的过于直接的告白。

承受着我这堪称暴力的好意，拉丝缇娅拉在大吃一惊后脸颊逐渐泛红。



方才还那样洁白通透的肌肤，此时翻上了一股热血。

拉丝缇娅拉一时有些惊慌失措，她的视线来回游移，身体微颤。从中能感受到千思万绪在她心头的梭巡。

不过她很快便镇定下来，接着笔直地盯着我的双眼。

[.....是、是・真・的・吗？]

她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轻轻地问道。

像一只小动物那样，她以欠缺自信的口吻询问我话语的真伪。

你居然问我、是不是真的——？

这份感情难道还能有假不成？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有假——！

[是啊，当然是真的！相川涡波喜欢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名少女！所以，我现在才想

要你和我一起走!!]

我将告白重复了一遍。

这也就没有退路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比起像以前那样自欺欺人，我更想选择勇往直前。

或许今天我不告白的话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想要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时机将自己的感情清楚地告知于她。

所以，不管她给我怎样的回答我都不会后悔。

不可能后悔。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然而——

[———!!]

听到我的第二遍告白，拉丝缇娅拉的表情陡然一变。

那是一种远远出乎我意料的表情。

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表・情。

她的嘴角仿佛是因为喜悦而上扬，两道柳眉却似乎是因为悲伤而皱紧。

但唯有眼神十分锐利——她在瞪着我。

我清楚寄宿于她那黄色双瞳中的感情。因为那份感情实在过于炽烈，根本无法掩藏。

那既不是喜悦也不是悲伤。

如果一定要用喜怒哀乐来区分的话，那就是『愤怒』。

——被我告白，拉丝缇娅拉感到了愤怒。

我大感疑惑。

这种反应远超预想。

接着，在愤怒之余拉丝缇娅拉俯下了脸，说出了她的回复。

非常果决地。

非常明确地。

说出了她的答复。

[—但是，我・却・讨・厌・相・川・涡・波・
啊]

是『拒绝』—

丝毫不比我方才的直球逊色的『拒绝』。

拉丝缇娅拉对我发自深心的『告白』感到了愤怒—并拒绝了我。

这一连串的发展让我的理解能力无法追及。

我那兴奋的表情立马产生了龟裂，甚至难看地呻吟了起来。

[唉、唉—？]

见我不能理解，拉丝缇娅拉便抬起了头，用带着一些怒意的声音冷冷地解释自己拒绝我的理由。

[我可没有说谎哦。我讨厌在那一天将我们丢下的涡波。我这话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无言以对。

一年前，我明明宣誓一定会战胜帕林库洛回到大家身边，但结果却没能回来。

拉丝缇娅拉的话非常有道理……明明如此，这番话不知怎么却难以吹进我的耳朵。

我就连自己现在是怎样一种表情都不知道。

尽管已经做好觉悟不管得到怎样的答复都不会后悔，但结果还是变得动弹不得僵在了原地。

顷刻间，一种心头肉被剜去的虚无感涌了上来。拜至今为止的经验所赐，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精神受到冲击的结果。

可是，明明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但现在变得束手无策。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心里自以为拉丝缇娅拉不会拒绝我的告白。

我既傲慢又一厢情愿地期待着即使过去了一年我们心中的联系也没有断绝。我相信拉丝缇娅拉一定会牵起自己伸出的手……是我想的太天真了。我根本没有理解一年前那场战斗的结果有多么沉重。

无论身心都仿佛被掏空的冲击让我在原地茫然自失。接着，拉丝缇娅拉向一言不发的我提出了备案。

[……虽然我不行，但你可以带一个和我不同的成功产品（女孩子）走哦。跟我相像的孩子要多少有多少呢]

可是我根本不可能同意什么替代品的方案，唯有这点必须要告诉拉丝缇娅拉，所以我总算克服了恍惚的神志拼命地讲道。

[不、不是那回事啊……！我不是为了这个啊！你也明白的吧！？非你不可啊！我想要和在自己面

前的你在一起啊!!]

[可是，其他的孩子和我并没有多少区别哦。……而且啊，涡波你想错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孩子。我一直以来都只是把涡波看作故事书的主人公而已。我眼中的并不是涡波你这个人。你在我眼里只是众多故事的其中一个主人公罢了。……所以，等我对那本书（故事）感到腻烦的时候，我随手就会把它扔掉了啊。我就是这种人哦]

一边讲述理由，拉丝缇娅拉的表情也在发生变化。

一点一点地，她的表情由愤怒转变为微笑，到了最后，她用虚幻的笑容向我说道——

[所以我想，我和涡波的书，已经不再能讲述同一个故事了吧。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的『契约』也结束了]

就连在大圣堂喊出的『契约』也被她切断了。我和拉丝缇娅拉之间的联系就此断绝，她正式宣告我们两个从此要走上不同的道路。

[结、结束——？]

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宣告，加速了我脑中的混乱。拉丝缇娅拉的『拒绝』精准地打断了我心中的支柱，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道该如何和这样残酷的现实对抗。

是因为现在没有处于战斗当中的缘故吗……我的大脑简直像宕机了一样。

这次的问题既不是努力保住心中的愿望就好，也不是只要放弃就可以解决。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找不到破解之法，感情也在急速冷却。呼吸越发困难。掌心不断地渗出手汗。口不能言好似如鲠在喉。

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好想去死。好想来个一跃解千愁。反正就是想消失。

喜欢的人说她讨厌我。

就因为这个、居然就会——、居然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黯淡无光——……

[和守护者艾德还有使徒西斯的战斗……要加油哦，涡波。我会在这里给你加油的。所以……]

明明世界是这样昏暗，好像一切都在离我远去，但唯有拉丝缇娅拉的声音是如此清晰。

[再・见・了]

她告别的的话语是如此清楚。

继『拒绝』之后又加上『诀别』。

我感觉自己的心底被狠狠地刨开了一个洞。

就这样，我的『告白』和拉丝缇娅拉的回复都迎来了结局。

看到我站在原地一语不发，拉丝缇娅拉认为已经

无需多言，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没能制止她的起身。

不管是拉丝缇娅拉之后跟少女们吩咐 [要好好招待客人啊。等客人回去的时候也拜托你们送行了]，还是给塞拉下达 [赋予涡波他们使用古尔亚德的船只的许可，另外也给他们准备好介绍信] 的指示，我虽然都听得到但却制止不了。只能傻站着听任事情的发展。

就这样，在状况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到。

我向拉丝缇娅拉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首次告白，然后被漂亮地拒绝了。

搞不好是自己初恋的感情——就这么被碾碎了。

远望着昏暗的世界，我默默地领会着这个残酷的事实——……

241. 老朋友

为船队解围之后，虽然我们想要尽快离开，但考虑到『Living Legend 号』的主帆已经挂彩所以是没机会实现了。

得知此事后，克洛伊小姐便主动提议愿意帮我们修缮船帆，而我们也欣然领受了她的好意。有如此规模的船队，备用的帆布似乎有不少。尽管不清楚规格的问题，但就算尺寸不合似乎也可以用缝纫的方式凑合一下。

不过当然，我知道这修缮的提议只是出于体面的考量，船队那边其实是不想对帮助自己脱困的恩人失了礼节。再加上帮助自己的人是那个『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的话，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搞好关系，以便日后能有个照应。

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化解了怪物袭击的问题后，

船队一边准备着对我们的招待，一边重新开始了航行。顺带一说，缇缇的『始祖与魔王的魔剑 Brave Fluorite』也顺利回收了。

在满是军舰的船队中有一艘船可谓是特立独行，那是一艘相当豪华的客船，同时也是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

在军舰重重保护下的客船甲板上，按照贵族公馆的样式准备好了桌椅，招待我们的茶会就在这里举办。与我们一同出席的，首先是作为船队最高负责人的克洛伊小姐——

[——想、想不到居然真的仅凭两个人就驾驭了那艘船……]

我将只有两人驾船航行的事告知克洛伊小姐之后，她直接惊呆了。

不过她很快就回过了神，并开始介绍己方船队的构成。

[那个……我们这边的船队是由总数过千的成员组成的。因为这次的任务是对国家要人的护送，所以才特地出动了这个级别的部队……]

或许是觉得以总数过千的阵势迎战怪物还略逊一筹的战绩有些丢人吧，克洛伊小姐在谈及此事时虽然没有沉下脸，但表情多少有些别扭。

不过安慰她的声音来的非常及时。

[克洛伊。方才袭来的怪物阵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料想。陷入苦战绝非你的过错]

这声音可谓相当之柔和。

说出这番话的便是与我们同席的第二号人物——从她身上的氛围和着装来推测，恐怕此人就是克洛伊小姐口中的国家要人吧。

年纪看上去比我要稍微高一些，身高则略低于我。一头栗色的长发打理得非常漂亮，整个人的气质也相当高雅。在她身后还站着两名侍女。

[幸会，涡波大人。我是塞斯提亚国的芙洛拉·塞斯提亚。此次承蒙您出手相助，实在是感激不尽]在她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一旁的克洛伊小姐补充道。

[芙洛拉殿下是塞斯提亚国国王的次女，拥有王位的第四继承权。虽然一直以来都住在海对面的联合国，但因为最近开拓地的局势也变得凶险起来，所以她接下来要回到本国的王都]

得知她是身份高贵的公主，我便简洁地回应道。

[我的名字是相川涡波。幸会，公主殿下]

[人家叫缇缇]

我身边的缇缇也随口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此公主殿下向我们报以了微笑。

见状我不禁有些感动。

说起来，在我身边的缇缇原来姑且是一名女王，而拉丝缇娅拉好歹也算是弗茨亚茨的公主。但无

论哪个都不是什么正经的角色，所以我面前的这位正统派公主在我的异世界生活中实在是非常稀有珍贵的存在。

[其实除了芙洛拉殿下之外，还有一位王族在这艘船上的……]

克洛伊小姐嘀咕了一声。看来她是想尽可能把两名王族都介绍给我。说完她便左顾右盼地找了起来。

就在这时，位于甲板上的一个木桶咕咚咕咚地蠢动了起来。

接着，随着木桶盖被掀开，一名身材纤细的少女从里面钻了出来。

[战、战斗差不多结束了吧……？呼、好险好险。话说为啥要袭击过来啊，难道是因为咱的缘故？不不不，除了咱之外这艘船上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嘛，应该不是咱的原因吧……]（译注：这个角色

说话的腔调是关西腔)

这个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从木桶里爬出来的少女，赐予了我远超正统派公主的感动。

这份感动实在是太过令人怀念、而且画风非常清奇。

最先映入我眼中的，是一直留到少女腰际的黑色长发以及穿在她身上的『和服』。

上身是和服下身穿的是袴……虽然为了契合这个异世界的风格而有所调整，为了方便日常生活纹饰也有所收敛，但穿在她身上的毫无疑问是我的世界中的和服。

一刹那间我差点以为她和我一样都是日本人。

但我很快就注意到少女的肌肤雪白到病态的地步，由此否定了我那一瞬间产生的期待。少女外露的犬齿莫名得细长，魔力也异常的庞大。看来她并不是纯粹的人类，而是某种『兽人』。

这颇为奇妙的少女刚一登场，一旁的公主殿下便莞尔一笑。

[呵呵。真是恰逢其时呢，你说是吧、克洛伊小姐。
……涡波大人，这位便是我的友人，而且她的名气还不比您逊色呢。她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历基亚国名誉欠番姫』、同时也是英格利特大商会的领头人古奈尔酱]

[嘿、嘿唉……]

就算说什么名气不負于我，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了。

当我还在为少女身上的和服心驰神往的时候，看到熟人的古奈尔酱便向这边走来。

[哎呀～，话说回来还真是不得了啊。刚才战斗中释放的最后那个魔法，是达到了『魔人变还』水平的人使用的吗？是哪个船员在刚才的战斗中超越极限了？]

[不对哦，古奈尔酱。那都是这两位的力量使然。
这两位连『咏唱』没用上，仅凭自身的魔力就化解了我们的困境。这边这位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涡波大人。另一位是他的朋友缇缇大人]

芙洛拉公主一边回答她的问题一边将我们介绍给她。

与之相应地，古奈尔酱的视线也转移到我们身上。

就在我和缇缇的身姿进入她眼中的一瞬间——
一道与女孩子身份不相符的惊叫声传来。

[——噫！？]

这就仿佛是迎头撞上『怪物』的惊叫。

[噫？]

不过我和缇缇都吸取了此前的教训，所以是好好抑制着魔力坐在这里的。可少女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无关乎我心中的疑问，古奈尔酱冷汗涔涔地来回转头看着我和缇缇的样貌。不，不光在流冷汗，她眼角都泛起泪光了。

这反应不太对劲。

当然，作为她友人的芙洛拉公主也感到不解。

[.....？难道说，古奈尔酱你认识涡波大人和缇缇大人吗？]

[诶？认识他们.....？这个说起来就.....不对、咱不是、咱没有、咱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两个的说？真心的一次都没见过哟！]

在浑身颤抖了好一会儿之后，古奈尔酱一边疯狂摇头一边用假到爆的语气否定着。

好的，不用跟她客气了。

我立马使出了『注视』。



【Status】

名字：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
英格利特

HP25/25 MP112/112 职业：吸血种

级别 43

力量 0.67 体力 0.89 技巧 2.12 敏捷 0.99 贤能

2.56 魔力 7.12 素质 0.19

先天技能：

后天技能：裁缝 1.33 点心制作 1.02 交易 1.58 音

乐 1.01 琴 1.12

[—!?]

面对如此异常的数值，这次轮到我大吃一惊了。

她的级别高得异常。

但 Status 的数值却低得跟级别完全不相衬。

虽然技能很丰富，但正八经儿的战斗技能一个都
没有。

并且职业栏上写的居然是……吸血种？

见状，虽然对手是女性，但我毫无顾忌地用『Dimension』对她的身体特征来了一个彻查。很快我就发现了她和人类之间的区别。

那特征非常简单粗暴，在她合服的掩盖之下，有一对类似于蝙蝠的黑色双翼。

[这是、吸、吸血鬼……？]

通过获得的情报导出的结论被我在惊讶之际吐露出口。

听到我的话，古奈尔酱一下子就慌了。

[等、别在这种地方——！会——涡波先生！]

虽然吸血鬼在奇幻故事中经常登场，但在这个异世界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为了提防吸血鬼那可能具有的未知能力，我几欲进入临战态势。但在那之前，缇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向她接近过去，如此一来我的视线便被缇缇遮断了。

[嗯嗯？你这家伙、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缇缇以人畜无害的表情凑到了古奈尔酱的面前打量起来。

[噫！？魔、魔——缇缇小姐，请您不要吓我好吗]

古奈尔酱一边流着大量的冷汗一边连退五步拉开了与我们的距离。

从刚才开始，她就一个劲儿地动摇着。

而且她方才没说完的对缇缇的称呼很明显是『魔王』两字。

但她对我的称呼就有些不明所以了。没有用始祖的[始]而是[会]，她到底是想叫我什么呢。

我和缇缇都满腹狐疑地盯着这名惊慌失措的和服少女。

可能是受不了我们两人的视线吧，古奈尔酱行了一礼之后进一步后退开来。

[那、那个啥，咱也非常感谢两位相助的说。涡波

先生还有缇缇小姐，咱发自真心地感谢两位这次的帮助。不过，因为刚才船摇的太厉害，咱有点不舒服……就先失礼了呢。哎呀，真的是超级抱歉。啊哈哈哈]

这让一旁的芙洛拉公主感到非常遗憾。

[唉，好不容易有机会能遇到涡波大人不是么？你现在真的不舒服到那种地步吗？]

[抱歉抱歉。哎呀，是真的快吐了啦。真心的。
——那就这样，拜了]

说完，古奈尔酱就一路小跑着进了船舱。

看上去她是很不舒服，所以我没有制止她。
不过让她不舒服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晕船，而是见到了我和缇缇。

[涡波大人、缇缇大人，非常抱歉。古奈尔酱她有点我行我素，还望你们见谅……]

芙洛拉公主连忙为她辩解道。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她实在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贤淑高雅的王族少女。

只是很可惜，现在充斥于我脑海的全都是刚才那个和服公主，至于面前这位正统派公主完全占不到一席之地。

[哪里，我完全不介意……不介意的……]

[唔姆……涡涡说的对……]

我和缇缇彼此使了个眼色，决定不在这里过分探究和服公主的问题，而是继续和芙洛拉公主在这里虚与委蛇。如果说古奈尔酱真的是与千年前有瓜葛的人物，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必须慎而又慎。于是我们就陪公主殿下一起开开心心地聊了起来。

不过谈的基本都是与我有关的事。首先提到了公主在联合国好几次对我有所耳闻，以及她也出席了一年前的那场舞会，只是因为我中途离开而没

能遇见颇感遗憾云云。

除此之外也谈到了公主殿下的故乡塞斯提亚是临近弗茨亚茨国的国家这种现代地理知识。

谈到最后，我们讲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啊，真巧呢。如此一说，涡波大人你们就和我们一样都要前往『柯尔库』了呢。……那么您二位可否愿意在这场旅途中多陪伴我们一会儿呢？虽然算不上偿还两位的大恩，但在这艘船上是可以准备好最上乘的膳食和休息的房间的。您二位在这里休息一晚，想必明天一早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吧。当然，到时候对您二位驾驶的船只的修缮一定也就结束了]

公主殿下的这个点子是真的妙。

虽然本来我们的打算是只在这里吃个饭然后就离开的，不过现在的话……

[涡涡，怎么办？讲道理虽然少了一块帆布，但是

让船航行还是可以的]

[虽然我本想尽快离开……但是我有点在意刚才『那个』。缇缇你怎么想？]

[对的。人家也和你一样在意刚才『那个』。毫无疑问，那姑娘肯定是认识人家和涡涡的。而且还是千年前的]

说实话，这个正统派公主根本怎样都无所谓。
比起她来，那个疑似吸血鬼的和服少女才重要。
我想更进一步地收集她的信息。可能的话想要再跟她谈一谈。这是我的真心话。

于是我们决定接受公主殿下的提议。

[那就承蒙您的关照，容我们借用两间客房吧。想来我们已经有好几天驾船赶路了，能在这里休息一下实在是多有裨益]

[啊啊，这可真是太好了。那么晚餐就又能在一起享用了呢。这次我想多聊聊缇缇大人的逸事]

公主殿下莞尔一笑，看来心情颇好。

另一边的克洛伊小姐似乎也不排斥我们的同行。

[两位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驾驶那种规格的船只了吗……？在此之上还进行那样激烈的战斗，想必体力和魔力都消耗不少了吧。我这就安排给两位使用的房间]

克洛伊小姐立马吩咐附近的船员，要他们进行准备。

听到她的指示之后，周围的船员们急急忙忙地行动了起来。

就这样，在甲板上举办的茶会告一段落，没过多久就准备好了给我们使用的房间。在我们被带进房间休息的这段时间，『Living Legend 号』会由船队的精锐们进行修复和牵引工作，所以大可放心休息。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豪华的客房里治愈连

日劳苦积攒下来的疲惫。

一边想过晚上的计划，我一边适度地在柔软的床铺上入眠。

在这之后，作为在客船的甲板上用豪华晚餐款待我们的回礼，我和缇缇再次陪着公主殿下和克洛伊小姐谈笑风生。因为对方也没有谈到什么不妙的话题，所以晚餐在一片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度过。讲了讲我和缇缇的迷宫探索以及一年前的『舞斗大会』的事情，不消多久夜幕便降临了。

到了晚上，愉快的谈笑时间自然也就结束了。

最后，双方都笑着表示这真是一段不错的邂逅之后，公主殿下与我们便返回了各自的房间。

——很好，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了，搞起。

虽然到了夜间船队也会继续航行，但起来活动的人与白天相比固然还是少了很多。

此时正处于天色昏黑，只有大海的涟漪声萦绕在

耳边的时段。
而我则待在被安排好的房间里，一边倾听大海奏响的乐曲一边等待着。
等待着缇缇和之前那名少女的到来——
[——总而言之，人家成功给她绑来喽～]
[唔唔！唔唔唔唔——！！]
在只有波浪声能够传到耳边的深夜。
古奈尔酱被缇缇堵着嘴带进了我的房间。
见状我瞪了缇缇一眼叱责她说。
[我说啊，缇缇。不是跟你讲了要办的稳妥一点吗……]
[毕竟不管人家怎么说她都不肯打开房门嘛。不经意只好下手了]
[再不经意也别干出诱拐王族的事情好不好……]
话说我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不过现在不要在意细节。（译注：这里指涡波也干过把拉丝缇

娅拉拐走的事)

可是早知如此的话，那还不如我亲自去办呢。本以为以女孩子为对手的话，比起我还是缇缇更合适，然而并没有这码事。

在我感到后悔的期间，缇缇继续行动起来。

她强行把古奈尔酱按在椅子上坐下，然后随手取来绳子给她捆了起来。

拘束完成后，缇缇放下了堵在她嘴边的手。

与此同时，一道惨叫声在房间里传响。

[放、放开哇啊啊啊啊啊！咱不想死死死！咱还想活下去哇哇哇哇哇——！！]

[——『Wind』。唔姆，想叫就叫吧。不过人家的风魔法已经把所有的声音都阻绝了，你怎么喊都没用的]

[这啥情况！？太恐怖了吧！？]

吓得魂不附体的古奈尔酱眼泪汪汪地像小动物

一般瑟缩着。

她怕得简直就像一个即将被弄死的人质一样。

[行了，把你知道的都吐出来！你都知道些什么，赶紧全都说清楚！]

可能是被古奈尔酱的情绪调动了起来，缇缇一脸有趣的模样捅了古奈尔酱的侧腹一把。一面为缇缇的攻击所苦，古奈尔酱一面抽泣着嘀咕道。

[不、不妙。这把真心不妙了哇。为啥咱老是要遭这种罪啊。果然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窝在没有敌人的自宅才对啊……『大灾厄』啥的，明明就跟咱没关系的说！]

在这么放着不管的话可就惨了。

意识到这点，我连忙想要清除现场这股诡异的气氛。我用非常认真，同时又饱含体贴的语气同古奈尔酱说道。

[没事的，你冷静点。我们不会害你的。只是有话

想问问你罢了。会变成这样只是因为缇缇这个笨蛋太蠢了而已……]

[呜咕，真不愧是『会长』，好温柔……不过这个，感觉只是打个巴掌再给个枣儿吃……]

[……这我倒是不否认]

如果可能的话，我是希望她能被我感化然后赶紧把知道的都说出来的。不过我的心思却被她洞破，由此也改变了我对面前这名少女的印象。

那奇怪的腔调和遣词造句的方式姑且不提，面前的这名少女其实相当聪明。

看来必须得把话讲明白才能得到她的信任。

[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首先我必须说清楚，我并不认识你。始祖涡波因为使徒勒伽西的缘故导致千年前的计划失败了。因为这点，我现在既没有记忆也失去了始祖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称呼我

为『会长』的理由]

[唉、啥……使徒勒伽西？那啥一，那个千年前的计划又是指什么……？话说，为什么都过去一千年了，你们两个还活着啊？咱倒是希望能先解释一下这些问题的说……]

[……你不认识使徒勒伽西？难道说，千年前的始末还有与迷宫相关的计划你也都不知道？]

结果我们一上来只是在互相问问题。

并且我也藉此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别，于是变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开口。古奈尔酱那边也是如此，她呜姆姆～地烦恼了起来。

不过率先理清了思路并结束这股尴尬气氛的人是古奈尔酱。

[……那个，请你们先听咱解释一下。咱就只是一个千年前、在『相川涡波』还没有被唤作『始

祖』的时候一起合作过一段时间，借此赚了一笔钱的小人物而已。当时两个人一起组织了一家商会，发挥作为彼此共同兴趣的裁缝的力量赚了个盆满钵满来着。只是，作为那家商会的『会长』的相川涡波很快就把一切都甩给咱接手，然后就消失了。咱们的关系也就到那为止。至于咱会认得那边那位魔王大人的原因，单纯只是因为她在人家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超级有名的人物，所以远远地看过她的样貌而已……]

原来如此，就是千年前的一个普通朋友嘛。

而且是跟我的战斗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的朋友。

看来千年前的我不光跟『理的盗窃者』和『使徒』那帮人有来往，和这种普通人也是有交情的呢。

虽然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了……

我默默地玩味着获得的信息。

见我缄口不言，古奈尔酱急得泪眼汪汪地表示自

己说的句句属实。

[咱、咱没有在说谎啊。都是真的呀—]

我也觉得她不像是会在如此僵局中说谎的人。

只是因为有其它在意的地方让我从刚刚开始就无法集中精力去思考。

[不，我不是在怀疑你。只是有点奇怪你说话的腔调罢了……]（注：再次强调一下古奈尔酱是用一口关西腔说话的）

[那还不都是因为会长你的翻译魔法的原因嘛！明明咱这边就只是在普普通通地说自己老家的方言而已，可是会长却说什么听起来太麻烦就用自己世界的方言进行了调整啊！话说这番对话总觉得千年前也进行过一次吧！啊～，有点怀念诶！！]（注：我记不清以前提没提到过这个翻译魔法了，如果这里是第一次提及的话请大家记住，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会做一番文章）

因为话题扯得太远，古奈尔酱都有点自暴自弃了。

想必刚才的她是由着性子切切实实地在冲我抱怨吧。

[确、确实给你添麻烦了呢。抱歉]

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好好同她致歉。

[啊、不小心把真心话给……！咱居然对那个会长说了这么不敬的话……！]

不过古奈尔酱一下就回过神来，然后又发起了抖。

如果这不是演技的话，那么她确实给人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既然跟使徒和迷宫没有任何瓜葛，那么就没必要继续捆着她了。

但缇缇似乎另有想法。

[可是你不是在畏惧人家和涡涡么？这肯定还是

有什么蹊跷在里面吧？]

[不不，会害怕不是理所当然的么！魔王大人你这样的存在在旁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你能不能好好理解一下啊！]

[啊、是哦……你说的有点道理。说起来确实。在千年前的时候，周围人的反应大抵都跟你差不多呢……]

不过因为谈到了缇缇的心灵创伤，所以她立马就萎了。不去管缩到房间角落萎靡起来的缇缇，我继续往下说道。

[看来缇缇也接受你的辩解了呢。可是，总觉得你面对我的反应也有点过激了啊？]

[那是因为在会长不见之后咱听到了好多不得了的传闻啊！那恶评都快赶上魔王大人了，想着咱认识的那个会长已经变了个人，所以超害怕再会的说！！]

说起来，误认为妹妹已死的我在那之后确实闹了个天翻地覆来着。和缇缇携手之后还特地做了把负面评价集于自己一身的安排。如果听说了那个时候的传闻的话，那么她会害怕我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如此这般地对信息进行整理时，已经对拼命辩解感到不厌其烦的古奈尔酱一脸沮丧地垂下了头。

[算了、会长直接用你擅长的魔法看看咱的脑子好了……咱真的没有说谎啊……不如说咱一开始就知道面对会长说谎是没用的了……说到底，咱魅惑的魔眼被会长的魅惑的魔法所覆写，根本就做不到反抗会长的说……]

她这就彻底降服了。

既然本人都给了许可，那么我也就可以把『Distance Mute』也划为对话的一种手段了。

[嗯一，那就失礼了……]

我稍稍考虑过之后便发动了魔法。

因为在同古奈尔酱的对话中发现她相当机敏，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确认。如果得不到她绝对没有说谎的保证，那么对话就会陷入死局。

[——魔法『Distance Mute・繫心』]

我麻溜利索地将手插进古奈尔酱的胸口打造出『联结』。

当然，因为几天前在大圣堂的『魔石人类』们的教训，所以这次我没有进行感情的传递，只有最低限度的记忆交换。当然，考虑到对方是女孩子，隐私方面的记忆我会手下留情的。

[嗯……]

虽然呻吟了几声，但古奈尔酱终究没有做出抵抗，魔法『Distance Mute・繫心』很顺利就成功

了。

再加上双方的目标都是『从两人相遇到分别为止』的记忆，所以对记忆的发掘也相当轻松。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翻阅一本古旧的相册一样。

——而最初的一张照片则是『在某个公馆的地下、四肢被木桩钉穿的古奈尔酱』。

而随着我在那个地点的出现，故事也拉开了帷幕。

……千年前。

在那个时代中，吸血种的『魔人』犯下的不人道的行径在各种各样的场所可谓是劣迹斑斑。

对人类进行掳掠、吸食、操纵、甚至破坏国家的存在——世人称呼这一群体为『吸血鬼』。

无法容忍『魔人吸血鬼』的恶行的当时的我的战斗记录——就是『相川涡波』与『古奈尔·库洛尼科尔·修尔斯·历基亚·英格利特』的故事的

情节。

从她的记忆看来，当时的我的姿态跟被唤作始祖涡波的时候相比，更接近于现在的我。虽然穿着的式样是异世界的风格，但头发和样貌几无变化。

当时的我与应该是缇娅拉的少女两个人一起同吸血鬼一族进行了死斗。然而对手是不死的存在。在故事的最后，通过借助作为『吸血鬼的异端之子』的古奈尔酱，我们好不容易实现了对吸血鬼的歼灭。

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因为将不死的吸血鬼杀死的方式是让同样作为吸血鬼的存在吸食他们的血液，所以就让古奈尔酱吸光了所有吸血鬼的血。因为这类似于对魂的吸收，所以她的级别有了迅猛的提高。就因为这样，一个空有高等级的半吊子吸血鬼就诞生了。

在那之后，因为她跟我兴趣相投所以就一起行动了，并且就是在我们共同行动的时候组建了英格利特商会。当然，这也不全是因为兴趣相投，对她来说也有以商会为后盾保护成为稀有人种的自己的目的。但因为我还有其它的问题要处理，所以不久就离开了商会。虽然作为『会长』的我不在了，但古奈尔仍然坚持运营商会为人民服务。

之后上演的商业传奇可就很不得了了。用从我那里获得的异世界的知识为武器，英格利特商会发展为了执世界牛耳的一等一的大商会。而且后来她也没有被卷入千年前的『世界奉还阵』，岂止如此，她甚至利用大战的混乱以财力为工具在大陆西面建成了一一个中立国。

那就是她的国家——『历基亚国』。

在那里她为自己营造了名为『名誉欠番姬』的可

以一辈子过着尼特族的堕落生活的地位，然后就窝着成天悠然自得地投身于裁缝这一爱好过上了美滋滋的生活。

不过作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在国家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会要她出面。作为王族的同时算是国家的顾问。虽然是公主，但平时基本不涉足政事。而且如果国家真的要完，那么她立马就会卷铺盖跑路。她就这么沉浸在自由生活中度过了一千年的时间。

只是近来因为『大灾厄』的原因，她作为公主的负担重了起来。就在她为外交事务努力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为船队解围的我和缇缇，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我去。

搞什么啊，这个人生赢家。

我羡慕得都要胃出血了好不好。

这丫头真的和我活在同一个世界吗？

这丫头的人生才是我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异世界生活啊。

没错，她的人生就是这么棒，棒到我真心想跟她换一下。

[好，看来是结束了呢。会长已经看过咱最低限度的记忆了吧？可以把手抽走了吧]

她也感觉到了记忆检查的结束，所以自行从『Distance Mute』中抽离。

[嗯，已经可以了。我已经知道你是吸血种的最后一一名成员了。话说寿命真是长啊。跟我的世界的吸血鬼的设定一样]

虽然真的只看了最低限度的记忆，但我的疑问还是得到了解决，所以就解除了『Distance Mute』。

[呼。看来终于能理解咱了呢。不过，丧失记忆什么的还真是不容易啊。会长]

而且因为『联结』的影响，彼此都加深了对对方的理解。

[接下来我就直接用古奈尔称呼你好咯？……不过，虽然是吸血鬼，但古奈尔你还真是弱啊]

[拜、拜此所赐才能活到今天吧？]

听到我坦率的感想，古奈尔一边发抖一边虚张声势道。

知道她那异常的 Status 是名副其实的之后，我已经安心了。

从方才的记忆来看，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具备吸血鬼风范的吸血鬼了。

纯血的吸血种只剩下了古奈尔一个人，她的魔眼还受到了封印。虽然能化身成雾，但仅限于几秒的时间而已，而且很浪费衣服所以她不爱用这个特技。蝙蝠化又只会让她变得更弱，当然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怪力。不仅再生能力差得令人感到遗

憾，也没有生产眷属的能力。既然没有繁殖能力自然也不具备什么野心。但作为代替，虽然没有强大的能力，但她也没有吸血鬼常见的弱点，因而不可避免地被同族蔑称为『半吊子的劣等种』而受到排挤。

[那啥，你这体质近似于不老不死吧，不觉得困扰吗……？现在的我应该是可以确实地将你杀死的，你觉得如何？]

[不一要一啊———！！就是因为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这种话，所以咱才不想碰见会长啊！现在咱可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级有产者的位子上过着尼特生活的、所以会长不要操多余的心好吗！]

想到缇缇这个前例，我出于善意表示愿意担任她的介错。然而我的一片好心得到的只是伴以悲鸣的拒绝。

[当、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肯定不会杀你的。]

这点你可以放心。……不过，这样以来虽然知道了你认得千年前的我和缇缇，但你对使徒和迷宫的事情却一无所知啊，真是可惜。那个时候的你似乎一直都在老老实实地运营商会呢]

虽然澄清了误会，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她跟我的战斗完全没有关系。

从她的记忆中得到的情报真的是一片祥和。

[啊一，没帮上忙真是不好意思。毕竟咱一直都在极力避免跟使徒大人还有『理的盗窃者』的问题扯上关系来着。不过，咱觉得其它从千年前留存至今的人或许会知道会长当时的经历哦？]

[唉？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存活至今的人吗？]

[没错。毕竟长生种不仅仅只有咱一个啊。虽然不知道那帮人认不认得千年前的会长就是了……咱记得在世界树那边有作为『最后的纯血树人种』的『斯科纳·伊格德拉西尔』、以及在

联合国开拓地有作为『最后的纯血龙种』的『托尔普·特鲁克』来着]

这倒是个挺有意思的情报。

光是知道这点我们今天的谈话就是有意义的。

[嘿唉~。你还有同样作为长生种的同伴啊。原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同伴所以你才能愉快地活到现在呢]

[不不，咱要是遇见那帮人的话只会被单方面欺凌的，所以咱一直避免见到那些家伙来着……那帮人的性格真的是糟透了呀……]

看来她真的挺不愿意跟这些长生种当同伴的。

可能她和缇缇不一样，就算身边没有理解者也一样能开心地过活，又或者是因为有除了长生种以外的理解者吧。

就在我们的谈话大致来到尾声，彼此也成功理解了对方的时候，缩在房间的角落处喃喃自语的缇

缇也复活了。

[——很～好。那么这个叫古奈尔的接下来就陪咱们一起旅行吧。同伴又多了一个呢。捡到宝喽]

[诶、啥？同伴！？为啥啊！？]

[毕竟跟人家年龄相近的人相当稀有嘛。不会让你逃的哦～]

看来缇缇希望古奈尔能够陪她一起旅行。

[居然说年龄相近、我说你啊……]

[那～个，人家的年龄应该是 1111 岁吧——]

[古奈尔的话是 1050 左右吗。嗯—，虽然这样听上去挺相近，但还是差了五十岁呢，我觉得一般来说差了五十岁可算不上年龄相近啊]

[可是、再就没有比她更接近的人了呀……]

很少见地，缇缇的态度非常认真。

的确，能跟她一样走过千年以上的人生的人真的寥寥无几。虽然我和其它的守护者们光看年龄都

在一千以上，但都没有真正活了那么久。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跟缇缇同时代的人也就只有面前的少女了。

并且出乎我意料的是，古奈尔也颇有兴致。

[嗯、嗯～……时隔这么久能再跟会长一起旅行感觉也不坏吧？这一年里咱真的是要累死了呢……要是能再了解些异世界的事感觉也挺有趣，而且还能为商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能让会长给咱做一堆好吃的呢……]

看来她以前曾有过和我一同在世界上漂泊的经历。因为那份体验，她有些欢喜地思索起来。

[啊，咱忘了问关键的问题了。请问两位是在进行一场怎样的旅行呢？]

[唔姆。人家的弟弟艾德他现在将『相川阳滝』当做了『支配之王』的代行者肆意妄为，因为这个原因，人家和涡涡正要去找他。顺便还有个叫

『使徒西斯』的家伙好像也干了坏事，所以要去教训她]

[啊、啊一……感觉这几个名字相当令人怀念啊—。……这些好像是『理的盗窃者』们对吧？]

虽然没有接触，但她姑且还是知道在过去将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的人物的名字的。作为大商会的会长的她想必肯定是一个情报通吧。听到这些名字之后，古奈尔脸色发青地问道。

于是我向她补充缇缇没有解释明白的地方。

[虽然缇缇觉得只要见到艾德跟他谈一谈就能解决问题，但我仍然觉得有同他爆发战斗的可能。所以我想着应该会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旅途吧]

[—请务必放咱一马。你们这级别的要是打起来咱可受不了。恐怕只要一瞬间咱就会粉身碎骨，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已经变成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了]

听完我的话，古奈尔立马跪了个五体投地。

嗯—，这丫头做起决定来真是干净利索。

[你不是级别比涡涡还高么？没问题没问题。这是魔王命令。你必须跟人家一起走]

缇缇则蹲下身凑到跟古奈尔的视线齐平的高度、一边说一边戳了戳古奈尔的脸颊。

[放过咱吧！真心的，除此之外咱什么都愿意做！还望开恩啊！！]

估计是觉得这么下去的话会被强行带走吧，古奈尔拽着缇缇的衣角哭诉了起来。

就这样，缇缇和古奈尔一个说[不行，走]一个说[不要，不走]并持续争辩着。

两人的辩驳持续了几分钟左右，随后缇缇一把给古奈尔扛了起来。

[——啊，涡涡想问的都问完了对吧？]

[诶？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那人家就把这家伙带去自己的房间喽！总觉得这么下去没意义！人家要花上一晚的时间说服她，你就尽情期待好了！]

接着缇缇就扛着古奈尔打算离开我的房间。

[会长——！救命啊啊啊啊——！！]

古奈尔凄厉的惨叫传到了我的耳边。然而很可惜，因为我也想要她跟来一起旅行，所以说服她的事就决定放手交给缇缇负责了。

我满脸微笑着目送古奈尔被缇缇带走，于是她愤愤地冲我抛下了诅咒。

[畜、畜生——！会长你这巴嘎、巴嘎！会长什么的太过分了、咱要诅咒你！你就被自己至今以来攻略的女孩子们围起来一顿乱捅葬身刀下吧啊啊啊————！！]

[唔……]

虽然这诅咒相当孩子气，但却充满了现实感，我

实在无法付之一笑。
不愧是以前的老朋友，真是懂我。
而她这把握得恰到好处的诅咒也成为了我在抵达『柯尔库』港的前夜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接着，到了翌日一早。
朝阳明媚，天气晴好，我在客船的甲板上再次碰到了古奈尔。

[早上好呀～，会长！啊，让咱给你揉揉肩吧！？]
昨天晚上还对我施下了诅咒，到了今早态度却为之一变。如此洒脱的女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不过，看她的表情就知道是有求于我。

[你有什么想要我做的……？]
古奈尔还真的给我揉起了肩膀，并像昨天一样垂头丧气地讲道。

[抱歉……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吧，魔王大人的

事情，咱希望会长能施以援手……]

[啊啊，是这么回事啊……看来你真是不想跟我们一起走呢……]

看来缇缇真的折腾了她一整晚。

而她也做出了比起直接说服缇缇还是来拜托我更合适的判断。

[嘿嘿嘿，为了生存，不管是下跪还是什么咱都不会犹豫的哦？]

明明按摩颇是一把好手，说的话倒是相当下三滥。不过我告诉她不用那么担心受怕。

[没事的。那家伙不会真的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

[……是这样吗？既然会长这么说，那应该没错吧。好滴，咱继续摆出非常不情愿的样子好了。感觉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一丝生机呢]

不过我没有告诉她，就是因为她那副不情愿的样

子很有趣，所以缇缇才会不厌其烦地折腾她。
毕竟缇缇的人生是极其不幸的。
而这段旅程则是对缇缇而言的『最后的时间』。
比起刚刚遇到的古奈尔，我当然会以尽可能满足
缇缇的心愿为优先。

[请、请问这是、古奈尔酱……？]

就在这时，一边[嘿嘿嘿]地笑着一边给我揉肩的
古奈尔的模样被其他人看到了眼里。
是昨天那位正统派公主。而克洛伊小姐则宛如护
卫一般跟在她的身后。
古奈尔立马调整好表情转向了两人那边。

[芙洛拉、克洛伊。你们无需介意。咱只是想跟涡
波大人打好关系而已……呵呵]

[诶、诶诶诶……？]

毕竟在本土地位无比尊贵的公主居然在像个侍
女一样给我揉肩，两人肯定会感到疑惑不解的。

为了增强说服力，古奈尔一瞬间就想出了借口。
[昨天夜里咱外出乘凉的时候，凑巧遇到了涡波大人，结果咱和他的关系在这一晚上变得相当不错了呢。对吧，涡波大人？]

[啊，是啊。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也附和她的说辞。

公主殿下那边似乎是接受了这个说法，但军属的克洛伊小姐却有所不同。她为了探明事实而进一步追问道。

[不，这也太荒谬了吧……就一晚上而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就只是聊了一聊而已。没错，仅此而已哦。克洛伊]

但古奈尔以强硬的口气顶回了克洛伊的询问。

[可是……不，这不是我该置喙的问题啊]

[没错，正是如此。真不愧是希达尔克家的千金。]

你果然很聪明呢]

无需多言便可令人缄口。唯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受到这个不像样吸血鬼（大人物）作为王族的威光。

不过这份威光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古奈尔一边揉着我的肩膀一边拜托道 [如果有個什么万一，魔王大人的事就拜托会长帮忙了！]

看到她这墙头草顺风倒的模样，正统派公主不禁露出了苦笑。

[我们就当涡波大人和古奈尔酱之间有着只有彼此才知道的秘密好了……不说这个，差不多也要到了呢]

她将视线投向了海的彼方，借此表明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

为了转移话题，我同克洛伊小姐打听起了目的地的现状。

[请问是要到『柯尔库』了吧……？不过我听说现在的本土正处于战时，没问题吗……]

[确实本土正处于战争，但『柯尔库』是安全的。战火绝对不会烧到柯尔库城下。请放心吧，涡波大人、芙洛拉殿下]

既是军人又是大贵族希达尔克家的千金的克洛伊小姐用沉着而典雅的语气抚平公主心中的不安。

接着，她用难掩激动的高音量道明了『柯尔库』之所以安全的最大理由。

[毕竟镇守『柯尔库』的，可是我们的代理总司令——斯诺·沃克大人啊！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斯诺大人都会予以解决的！！]

那就是斯诺·沃克这名少女的存在。

听着这令我心生怀念的同伴的名字，我们将视线投向远方。

与此同时，在瞭望台上的船员也望着水平线上的大陆高喊着 [要到了！]。

看来，这段耗时不短的船旅终于到了尾声。

我和古奈尔走到甲板的边缘，用各自的眼睛望着出现在彼方的大陆。

横贯整个地平线的大陆。

——也就是『本土』。

无需使用『Dimension』，我用肉眼就可以直接看到。

啊啊，我终于重新来到了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战场——

割内老师的话：这个新角色并没有埋雷。

以主人公涡波确认的地方来看，她绝对是白的、纯白的。以涡波确认的地方来看。

242. 这就是斯诺

抵达了坐落于本土东端的柯尔库港之后，我们立刻前往办理『Living Legend 号』的驻港手续。不过多亏了有克洛伊小姐的介绍，手续的办理非常顺利。不然的话，像『LivingLegend 号』这样的大型船只肯定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审查的，但利用克洛伊小姐的立场，这些流程统统被免除了。结束了手续的办理，我们纷纷下了船照各自原本的目的行动了起来。

不过在船上举办茶会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同伴的所在地，所以犯不着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只要直接向克洛伊小姐拜托就好了。

[——唉，您想跟斯诺大人见面是吗……？]

[没错。我必须要尽快和她汇合才行。我和她姑且算是相识，所以只要告诉她说我来了应该就可以了……]

[这倒确实，涡波大人和斯诺大人的确是互相认识的……倒不如说，您二位的关系应该是相当深厚的啊，这点我也有耳闻。不过，就算您再怎么着急、斯诺大人她毕竟是掌管北部战区全域的总司令，我想实在是没办法那么容易就安排——]
[我手上有联合国那边的介绍信来着，用这个的话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这样啊，原来是走了国家那边的正式程序是吗。
容我确认一下]

当身边的船员们急急忙忙地装卸着船上的货物时，我将塞拉给我的介绍信递给了克洛伊小姐。她在接过信件浏览起来之后……脸色变得越来越青。

[唉……这个是、斯诺大人的『免职令』……？怎么会，为什么这么快就……？]

拉丝缇娅拉拜托我将斯诺带走，这当然就意味着

要让斯诺从现有的职位上离职。

递给克洛伊小姐的介绍信同时也是命令斯诺和我们同行，并安排人员补充斯诺离去造成的职位空缺的敕令。

[……那个，补充空位的人员似乎是由弗茨亚茨选定的一干人才，请你放心。我听说虽然没有斯诺那样有能，但为数不少所以应该能派上用场的]

[怎、怎么可以……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斯诺大人的——]

看来克洛伊小姐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虽然之前在船上看到她的态度时就意识到斯诺在她心中的地位之重了，不过这种反应怎么说还是有些反常。我本来是想稳妥地把这件事办好的，但看来还是有点麻烦。

[——克洛伊大人！紧急报告！！]

就在这时，一名男性从街对面连跑带喊地冲了过来。

看上去他并非船队的一员，而是隶属于柯尔库的士兵。

[非、非常抱歉，涡波大人。这件事先放一放……]

见她那慌张的模样，我只好点了点头并退开一步。

于是士兵立刻向她详述起来。

[之前的那个怪物正从西面向我们这边袭来！虽然数量不是十只而是一只，但也是不可小觑的威胁。现在指挥部那边正在制定以驻守在『圣柯尔库堡』的兵力迎击的计划，可能的话希望克洛伊大人也能参与指挥]

[是那个怪物吗？]

[没错。虽然斯诺大人此前应该是前往迎击了，但

好像还是有漏网之鱼。斯诺大人她也还没有回来]

[.....镇静一点。斯诺大人她一定是相信我们的能力，认为只有一匹的话交给我们也没有问题才会有此事态。我们必须要回应她的信赖才可以] 克洛伊小姐听完报告之后以镇定自若的表情如此答道。但拥有『Dimension』的我还是能看出她心中的动摇。这座港口城市如今陷入了危机。于是我立刻运用『Dimension』向士兵报告的方向进行侦查——接着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Monster】Centidreadnought: Rank32

是在空中飞舞的巨型蜈蚣。

这种怪物我以前见过。我和帕林库洛在本土中央战斗的时候，它也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怪物中的一种。

普通人要和那种怪物战斗的话确实是一件不俗

的挑战。Rank32——此等水平相当于十名联合国精英探索者的战力。但这座港口城市此时是否凑得出这般阵容呢。

想到这里，我便拓展『Dimension』开始衡量这里拥有的战斗力。这时，我们身后的古奈尔酱出声问道。

[嗯~，感觉情况不太妙啊。不过在会长看来又如何呢，你掌握的情况肯定比士兵的报告还要详细吧？]

[没错，有大型的飞行怪物正在向这边袭来。方向是西南偏西，距离十五千米，数量为一匹]

看她想要了解情况的样子，所以我就告诉她了听到我的话，古奈尔连连点头。

[咱就知道。只要跟会长在一起，这种程度的戏码就少不了呢]

接着，她蹑手蹑脚地拉开和我之间的距离。

正当我为了弄清她话中未尽之意而转头的时候，古奈尔酱已经抱起了正统派公主如脱兔般火急火燎地跑掉了。

[——然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现在！咱这就溜喽、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等咱跑远了就会为了彼此再也不见而祈祷滴—!!]

见她突然狂奔起来，担任护卫的一干人等虽然吃惊但也只好追上去。

总觉得护卫们对古奈尔的突然行动有些司空见惯了。

她逃跑的时机抓的很巧妙，我只能小叹一口气，而缇缇则愤慨地抱怨道。

[啊！那家伙还是逃掉了！……怎么说，涡涡。干脆怪物的问题交给人家解决，你去给她追回来怎么样？]

说到追踪的话肯定是我来更合适。但我并没有即

使做到那个地步也要拉古奈尔同行的想法。

[算了，就放她去吧。看上去她是真的不想应付我们。这次只要知道有从千年前活到今天的人存在就足够了]

[姆姆一。人家倒是非常想让她陪一程的说]

可能是对我的判断感到了不满吧，缇缇气得鼓起了双颊。

[忍忍吧。比起她的事，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处理怪物的问题。仅依靠这里的驻军对付那个怪物可能会有一定的牺牲的]

[好吧。那咱们就随手帮个忙去给它干掉好了]

虽然气得鼓起了脸颊，但缇缇也没有特别纠结。想必她也明白古奈尔酱是真的不愿意陪我们旅行。她很快就投入了讨伐怪物的筹划之中。

[既然这样，那人家这就去给怪物解决掉怎样。对付飞行类的怪物的话，人家比涡涡更合适]

[不用，还是我来吧。之前不是说了再有大型怪物出现的话就让我来主攻的么。正好我也有些事想拿那个怪物来试验一下]

另外，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还担心如果让缇缇出马的话，这座城市的受害状况可能会很惨。缇缇战斗的余波会有多么惊世骇俗我想都不敢想。所以还是我更适合静谧一些的战斗。

我们三两句话就决定好了作战的方针，然后便打算告诉正在指挥周围的士兵的克洛伊小姐。不过她看上去实在是忙得不得了，所以就麻烦其中一名士兵代我们通报一下。

[——打扰一下，克洛伊大人……涡波大人说他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涡波大人他？这实在是雪中送炭，只是……]

麻烦作为客人的我们出面对身为军人的她来说实在是有失体面。

因为理解她的顾虑，所以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再摆出『英雄』的模样表演起来。

[毋需多虑，克洛伊小姐。『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正是为了这种紧急情况而存在的。我此去势在必得。你们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我这波表演的是面对危机无法坐视不管的『英雄』角色。

克洛伊小姐看到我的表演之后先是一惊，接着嘀咕道。

[又、又是、和斯诺大人一样——]

不过她的惊讶仅仅流于一瞬而已。

很快她就恢复了作为军人的矜持，向我深深地俯首道。

[那就容我接受您的好意了……当然，我方的部队也会在后方待机以备不测，毕竟实在不方便全

[都交由您一人处理]

言及于此，克洛伊小姐用钦佩的眼神仰视着我。那是一双蕴含着某种期待，寄宿着几丝憧憬的眼神。

搞不好她也和喜欢英雄戏码的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属于同类吧。脑海中浮现着这种想法的我冲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这就赶过去了。毕竟看上去情况很紧急呢]

[明白。正好我们这边的部队差不多也组织好了]说着克洛伊小姐便将士兵聚集起来。只用刚才这么短的时间，她就将驻守在这座城里的士兵召集了起来并完成了迎击的准备。

我一面叹服于她出色的手腕，一面在口头上对附近的地理状况做了确认，接着便沿着柯尔库最宽的一条大道走了起来。

想当然耳，这是一条可以让全副武装的军队通行的大道。而且，接到克洛伊小姐命令的『要塞』那边也派出了增援的部队加入进来，最终形成了一条如长蛇般的阵列。

我一边想着接下来的打法一边迈步，同时注意到有不少道边的市民指着我议论纷纷。稍稍用『Dimension』确认了一番，结果明白了他们是在议论[那个开拓地的英雄来到了这里]云云。他们投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英雄参加『境界战争』的期待。

这也难怪，因为此情此景在一般人眼中看来，确实像是我和缇缇在统率军队前进。为了避嫌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这里花上太多时间，所以就催促克洛伊小姐她们加快脚步离开城市。

接着我们开始向『Dimension』找到的最适合迎击的平原移动。因为士兵们的素质优异，所以没

用多久就抵达了目的地。

就这样，部队在距柯尔库西南方向一千米的位置处排兵布阵。

[——克洛伊小姐。就在这里准备迎击吧。大家请在后面做好准备。我先去同它战斗，如果有什么不测，到时候就有劳了]

[我明白了。涡波大人]

我缓缓地迈步离开了排好阵型的军队。虽然刚才我拜托克洛伊小姐如果有什么万一到时就有劳协助，但说实话根本就不会有她们出场的机会。就算真有什么不测，那也是缇缇出场帮忙，然后整片平原从地图上消失罢了。

我一边前进一边仰望天空。

我对怪物飞行的方位有着精确无比的把握。

它现在的位置和所处的高度、飞行的速度、抵达这里的时间点、可能会成为不确定因素的风向和

风速、温度和湿度、等等等等全都在『Dimension』的掌握之下。

我一边分析这些信息，一边确认接下来要使用的魔法和装备。

对把这个问题当做一大危机的军队来说可能有些失礼，但这场战斗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与艾德战斗之前的热身运动罢了。

[—次元魔法『Shift』]

我最近刚获得的魔法『Shift』。

我将它那可以引发捩转的魔力丝线缠绕在右手上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上。这样一来——

[—魔法『次元斩裂剑』]

——曾几何时的高难度魔法现在用起来也是轻而易举了。

跟帕林库洛战斗的时候，这一招是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大量的魔力才能使出来的，但现在却如此驾

轻就熟。看来服用大量魔石之后，对我已有的魔法也产生了不俗的影响。

[很好，感觉不错。剩下的就是装备的契合度了]
时机正好，一道巨大的黑影出现在天边。

Centidreadnought 出现的时间跟我预测的分毫不差。

我逐渐提高前进的速度，在平原上驱驰起来。在奔跑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到敌人身上，而是投向了自己身上的装备。准确来说是穿在我手脚上的——【Chrome Glove】和【Megistus Boots】。

两者都仿佛是被我一直使用至今的装备那样趁手。

用于缝制手套和靴子的魔石的丝线对我的魔力起了反应。

这让我的动作变得更加轻盈。

双脚拔地时感觉更加有力，握剑的手感也上了一个层次。

我一面在心中默默地感谢艾利巴茨的关照，一面提高奔跑的速度。

只用了一瞬间，天边的黑影就变得轮廓分明，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用肉眼看到天边那只巨大的蜈蚣了。而这对它来说也是一样，Centidreadnought 张开充斥着宛如利爪般锋利的獠牙的血盆大口，冲着作为它敌人的我纵声长啸。

以此为号，我也蹬了地面一脚——一跃而起。

这是一种既有急行跳远的感觉又兼具跳高意义的行为。

但它的效果绝非现代常识能够衡量的。我的跳跃力经过异世界的『魔力变换（Level Up）』已经升华到了其它的次元。而且还伴之以异世界魔法的力量。

[—魔法『Default』!]

我将犯规手段化作了这既是跳高又是急行跳远的行为的助力。

通过对空间的扭曲和压缩，一个普通的跳跃立时升华为堪比瞬间移动的移动手段。

就这样，仅在一刹那间，原本距离整整一千米的 Centidreadnought 已是近在咫尺。与此同时，蕴含魔法力量的剑划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

我首先冲 Centidreadnought 的腹部使出一记横斩，就这样将它那庞大的躯体一刀两断。当然，剑闪远远不止于此。接在第一剑之后，我又从各个方向挥出十余记斜斩。

不仅未能抵抗，就连发出悲鸣都做不到的敌人就这样自高空坠落。

在它陨落之际我仍然在不断释放斩击，等到敌人的身体触及地面时，它那巨大的身体已经被我切

成了上百段。

随后咚地一声、我也落到了地面。

着陆的冲击从双脚一直传到头顶。但是多亏了我这结实的身体和【Megistus Boots】的加护，冲击还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呼。一切顺利真是再好不过]

我仔细审视起自己用一口气的功夫打倒的怪物。

被我大卸百块的 Centidreadnought 仍然活着。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Shift』和『次元断裂剑』只是引发空间错位的魔法，并不具备物理层面的攻击力。因此我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敌人身体斩断，而是通过空间的错位扰乱它飞行的感觉。

如果 Centidreadnought 能够对身体的错位进行正确的计算并予以适应的话，那么它是可以继续活动的，但看上去它并不具备这样高的智能。

结果只剩下头部还完整的 Centidreadnought 只能趴在地上可怜兮兮地呻吟着。

[话说，我应不应该结果掉它呢……？算了，机会难得就保持这样好了……]

虽然看上去有点可怜，但据说这家伙是数度袭击城市的凶恶种类。

正所谓物竞天择，这次碰到我只能算它运气不好，做出决定后，我便待在它身边等待克洛伊小姐一行的到来。

看到 Centidreadnought 自天边坠落之后，克洛伊小姐立刻统领所有的士兵朝这边赶来。接着，看到了怪物的现状，克洛伊小姐惊讶地问道。

[涡、涡波大人……敢问这到底是……？]

[我用次元魔法把它的身体给分割开了。像这样保持它活着的状态加以捕获不可以吗？]

[您说捕获是吗……？确实、如果能抓到活的那

真是大有裨益。这样就能调查这个棘手的怪物的弱点了。不过，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捕获它，也不清楚能否把握好就是了……]

带着危机被化解的安心感，克洛伊小姐和我谈起了事后的处理。

然而在我们谈话的途中，在一旁一脸好奇地打量着 Centidreadnought 的模样的缇缇却突然抬头望向了天空。她的反应就像机敏的小猫一样。

缇缇感受着吹动平原的风，露出相当严肃的表情。

自我们来到地上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种表情。

[——涡涡！]

接着，她高声喊出我的名字。

居然会有让缇缇摆出这种表情的存在，吃惊之余我中断了和克洛伊小姐的交谈，将注意力投向她

那边。

[发生什么了？]

[有个跟人家同水准的飞行能力者正在朝这边赶过来！！]

[跟缇缇同水准？哪个方向？]

因为战斗已经结束所以我缩小了『Dimension』的范围。我本想再次拓展，但却遭到了缇缇的否定。

[没时间用『Dimension』确认了！总之你做好准备！]

丢下这句话之后，缇缇便张开双翼冲上了天穹。因为缇缇剧烈的加速，一道暴风随着她扶摇直上。

接着她之后，又有一道暴风席卷而来。这次是跟 Centidreadnought 出现时一样的方向——那是一道横向流动的暴风。

[快快停下！来者何人！]

一个小型物体以凌驾于 Centidreadnought 的速度自天边踏将而来。

缇缇挡在该物体的行进方向之前纵声呵止。

随着一道急刹车，突然出现的存在静止于空中。

所有人也终于得以看清该物体的姿态。

[翠色的辉翼……？偏偏在这种时候……！]

那是一道令我十分怀念的声音，也是令我眼熟的面容。

少女的背后伸展着一对青色的翅膀。跟缇缇的羽翼不同，她的翅膀酷似龙种。在那对翅膀之下的是重叠掩映的民族服饰和庄严肃穆的披风。

少女留着一头淡青色的长发。乍看之下有些慵懒的樱色眼瞳中确实地寄宿着炽热的意志。

我立刻同缇缇喊道。

[住手、缇缇！她就是斯诺！斯诺·沃克！她不是

我们的敌人！！]

为了让双方都听到我的声音，我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喊。

一听到我的话，缇缇立马叨咕了一声[原来如此]，而她的战意也随之萎靡下来。而斯诺则因为惊讶而张大了嘴巴。

[——诶？]

斯诺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很显然斯诺并没有理清现场的状况，于是克洛伊小姐也跟着说明起来。

[斯诺大人！欢迎您回来！不过您已经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了！斯诺大人的朋友、涡波大人他已经将敌人解决了！！]

听到同僚的话，斯诺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眼前的光景并非幻觉，她一点点地摆脱了呆若木鸡的神态。

[唉、唉……？这？这是……？]

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疑问词之后，斯诺啪嗒啪嗒地扇动翅膀开始降落。

接着，双脚着地的她缓缓地向我接近过来。

——就这样，在此时此刻、时隔一年的岁月，青色的龙人少女斯诺·沃克终于和我再会了。

斯诺仿佛是在确认一般唤出我的名字。

[涡、波……？]

[没错，是我。抱歉了，斯诺。来的这么迟]

我也念出她的名字，并向她致歉。

即使有千言万语，我仍然觉得自己最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她谢罪。经由斯诺在下一刻满溢而出的泪水，这份想法的正确性也得到了验证。

斯诺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在此时的她眼中，可能只容得下我的存在了吧。

就像丧失了除此之外的语言能力一般，斯诺不停

地重复着我的名字。

[呜、呜哇啊啊、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涡、
涡波——！涡波涡波涡波！我的涡波！是涡波啊
啊啊啊啊——！！]

斯诺哭着、喊着、呜咽着，来到了我的面前。

[呜、呜呜……！一直以来！我、一直以来都相
信着涡波会回来的！因为我跟涡波发誓不会再放
弃，所以这一年来我都相信着涡波然后不断地努
力着！我真的、超级超级努力了——！！]

从这份哭喊中，她这一年的辛苦便可见一斑。

不过，斯诺性格的另一面似乎也被周围的同僚们
窥见了。

[斯、斯诺大人……！？]

以克洛伊小姐为始，众多士兵因为看到自己司
令的丑态而大惊失色。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想必
斯诺是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不成器的模

样——这也让我明白了斯诺这一年里有多么出色地坚持战斗。

所以我根本无法拒绝她的拥抱。

[涡波、给我奖励！来摸摸头！摸头摸头摸头！好好摸摸我的头、夸夸我！！]

既然她的哭喊淤积了整整一年的份量，那么她的撒娇也一样是一年份的。

斯诺完全倚靠在我身上，自下而上地望着我索求着。

这我当然不能拒绝。

可是话虽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实在不能不顾形象——

[好、好好好，我摸我摸。你看，我在摸了哦。所以拜托你稍微冷静一下好吗。不是，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我能再冷静一点就帮大忙了……！]

我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开始抚摸斯诺的头。

话说周围的视线好扎心。

不过，只有缇缇带着好奇的表情从天上落下来。

[哦、嚯～？感觉这个女孩子相当有意思呢。亏人家刚才吓了一跳。不过、唔一……。总觉得跟赛鲁多拉有点……不对不像啊。性格上差得太多了。不如说跟人家更相似呢]

在此期间，斯诺仍旧死死地抱着我撒娇。因为斯诺的怪力，我几欲被压倒在地，不过还是拼命维持着站姿。

[涡波！诶嘿～、诶嘿嘿嘿～！]

[嗯，厉害厉害。真了不起。你很努力了呢。斯诺。
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这是我发自真心的对斯诺的称赞。

离别之际，我跟斯诺说了之后的事就拜托她了。

根据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斯诺很出色地完成了

我的委托。而且不仅如此，斯诺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拼命努力，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职尽责。

既不曾驻足不前也没有任何懈怠，她始终都在向前迈进。

——那·个·斯·诺·居·然·做·到·这·个·
地·步。

因为有些感动，所以我持续不停地抚摸着斯诺的脑袋。

而克洛伊小姐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战战兢兢地走过来问道。

[斯、斯诺大人……您跟这位到底是……]

[嗯！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老公哦。诶嘿嘿~]

斯诺满面春风地给出了回答。

她擦了把眼泪、用相当不成体统的面容笑着跟自己的部下炫耀起来。

我想，这应该就是斯诺用一年时间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的瞬间了吧。

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斯诺塑造的那份威严跟她实在是太不相衬了。

不过在克洛伊小姐她们看来则完全相反，她们只会觉得斯诺现在的模样跟她不相衬吧。克洛伊小姐抬高了音量迫近过来。

[老公！？请、请您不要开玩笑！]

[诶、诶？我没有开玩笑唷？克洛伊也知道在开拓地上演的那则英雄谭不是么？涡波就是把我从束缚中拯救出来的人。是把家族啊婚约者啊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打飞的人。所以说，他是我老公。诶嘿嘿~]

在过去被封印的爱称就此复活，斯诺也借此跟大家介绍起我来。

这果决的口气虽然证明了斯诺情绪的正常化，但也让周围的人因为震惊而说不出话。

不过，虽然全场都噤声不语，但唯有一人面露愠色。距离斯诺最近、也是最敬爱斯诺的克洛伊小姐狠狠地瞪着我。

[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然小白脸英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吗——！]

嗯。这把不妙了。

虽然我是想尽可能地满足斯诺的撒娇的，但差不多也到极限了呢。

[呐呐，涡波。我们两个去好好聊聊吧、好～好地聊一聊！来听听我这一年的努力吧！听完之后来夸夸我！夸我夸我夸我！然后重新迷上我！可能的话干脆直接结婚好了！不如说来生孩子吧！！]

而且斯诺这边在各种意义上也是限界突破了。

[好、好了好了，拜托你再冷静一下、斯诺。深呼吸、快深呼吸。你再说下去我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就要粉碎了。真的超不妙的]

[唉、我很冷静啊？我很冷静哦，所以咱们赶紧回柯尔库吧？]

等不及和我聊天的斯诺兴致勃勃地打算赶紧回到柯尔库。

[不不，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事得处理呢。比如说那边那只怪物的问题]

我指着动弹不得的 Centidreadnought 说道。

听完我的说辞，斯诺在犹豫了片刻之后，缓缓地向它接近过去并挥下一拳。

[.....嘿！]

只听吧唧一声，Centidreadnought 的脑袋就被



砸烂了。

[啊]

[好的，搞定了。工作结束。所以赶紧回柯尔库去吧。让我们在那儿好好聊聊]

怪物飞溅而出的鲜血洒在斯诺脸上，不过她毫不在乎地笑道。

如此决绝的行动让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确实有所成长，但斯诺还是有不少地方还是老样子。

话说，为什么我的同伴都这么擅长这种会让人汗毛倒竖的恐怖行径呢。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这种程度的事不会产生动摇就是了……

斯诺牵起见怪不怪的我的手，在众多的士兵的拥簇下开辟一条通路往柯尔库走去。在途中她还不

忘以上司的身份嘱咐克洛伊小姐。

[对了，从今天开始所有人不许擅自进入我的房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敢违背的话就处以极刑。而且我会哭的]

[斯诺大人会哭！？……不不，就算您说不许进入、可是接下来还有怪物讨伐的报告书以及招待塞斯提亚和历基亚国公主的事情要处理啊！]

如此不讲道理的命令让克洛伊小姐大为惊慌。

[嗯～。那就到早上为止好了。到明天早上为止，务必要贯彻这条命令，拜托了。特别是晚上，晚上绝对不可以进来！]

[斯诺大人，请您发言注意一下分寸！您可是『柯尔库』的最高领导人、是肩负『南方联盟』之一切的总司令、为人人所憧憬的『英雄』啊！！]

为了阻止过分率性而为的斯诺，克洛伊小姐可以说是相当拼命。

从她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她是真的不惜拼尽全力也要让斯诺回归以往。

然而，斯诺的反应却是——

[唉、那、那样的话。嗯……]

斯诺嘀咕了两声，在迷茫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是终于厌倦了思考吧，她又露出了笑容。

[那、那这样吧，什么总司令什么英雄我都不干了算了？]

——她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表示说要就此辞职。

[斯诺大人啊啊啊啊啊啊——！？]

克洛伊小姐惨叫、整支部队也一片哗然。

毕竟自己的英雄在自己的面前表示说不想再做英雄了。会有这种反应也难怪。

在一阵哀嚎中，我仅仅只是感到了怀念。

这是和拉丝缇娅拉再会时未能体会到的心情。

这才是斯诺。

既倦怠又奔放还有逃亡癖、本质上就是个废人。

这样才符合她的风格。

我当然知道此时应该帮一帮克洛伊小姐她们。

只是，想到终于有一名同伴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我不觉莞尔一笑。

246. 走失儿童

——魔法映出了『过去』的世界。

被映照出的场所，是我方才所处的『大洞』附近。就像化作天边的飞鸟向下俯瞰一般，我将它周围的景象一览无余。看来过去视和空间魔法都顺利生效了。确认过这点之后，我冷静地观察着『过去』。

此时，『大洞』周围尚未遭到熔岩涂炭，全副武装的人马还在附近游荡。在『大洞』内环的侧壁上建有螺旋阶梯，看来想要前往迷宫的话只要沿着阶梯往下走就可以了。

这一年来，探索者们一定已经无数次向这座迷宫发起挑战了吧。

明明是一座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的阶梯，但行走于其上的探索者们态度却十分自然。他们一边心平气和地与同伴们讨论着今天探索的计

划，一边沿着狭窄的道路不断向下深入，这副景象可真是有意思。

然而，为探索者们所熟悉的日常即将宣告终结。在剧变骤临的瞬间，我始终保持着对现场的注视。

首先，从『大洞』底部传来了悲鸣声。

自然而然地，正在往下走的探索者们听到声音后纷纷以讶异的目光往洞底看了过去。

一个又一个身强力壮的探索者争先恐后地从作为迷宫入口的横穴中跑了出来。他们的样子就像是遇到了什么『怪物』一样慌不择路。

明明是以怪物为对手解决生计的人，但他们却抛下了自尊和面子夺路而逃。

于是所有往下看的探索者都意识到了异常事态的发生。

紧接着，造就了这异常事态的原因便从迷宫的入

口中溢出。

就像是从伤口中渗出鲜血一般，赤黑色的泥从横穴里向外不断翻涌。

所有人看到这诡异的物体都感到疑惑不解。

随后，一道炽烈的火焰从迷宫的入口喷出。

到这时，探索者们才明白下面的红泥其实是岩浆。而这副光景最先带给人的印象便是『火山的喷发』。

就算是只在知识层面上了解但从未亲眼见过的人，在看到如此景象之后想必也该明白了吧。当然他们也应该明白所谓火山喷发这一灾害会带来多大程度的伤亡和破坏。

于是明白事态严重性的人渐次叫喊开来，悲鸣声越来越大。

于是不仅是在『大洞』的底部，悲鸣声很快便支配了整个地区。对灾害的到来感到恐怖的情绪开

始在城内蔓延。打算挑战迷宫的探索者为了不被卷进灾害之中而拼命往外跑。被带动起来的民众也惊慌失措，士兵们则力图弄清骚乱的原因。没过多久，『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便被混乱的漩涡所吞没。

再将焦点转向漩涡的中心。

等探索者都跑光之后，一名身穿黑衣的黑发少女从宛如风眼的『大洞』底部——迷宫的入口处现身。

一目了然，这名少女便是被四散逃窜的探索者视为『怪物』的存在。

最先映入眼中的是缠绕在她身体周遭的那难以估量的庞大魔力，那仿佛承载着黑暗的魔力极其不祥，不仅如此，还有赤黑色的火焰源源不断地从她的黑衣之下喷涌而出。

拿在少女手中的东西也非同寻常。一柄漆黑的

『大镰刀』宛如暗影一般轮廓不断摇曳，很显然那并非是经由通常方式锻造而成的武器。

在少女双目的位置上缠着好几重刻有术式的绷带，而且还有红色的纹字在她的脖颈上若隐若现。那复杂的术式和纹样看上去很有可能是在封印什么骇人的东西。更可怕的是，明明有着封印，但少女那可怕的魔力奔流却仍然无以羁止，寻常的探索者若是看到这一幕很容易便会惊恐失声。毋庸置疑，这名漆黑的少女便是造就这副惨象的犯人。

不仅是探索者们，俯瞰着这一幕的我也一样作此判断。

少女于熔岩之上信步，接着忽然抬头仰望天空。不，准确来说是抬头看向没来得及逃远的探索者的队尾。

少女樱唇翕动，一道魔法被纺织而出。

[—『耶梦加得之炎』]

话音刚落，自少女体内迸发的火焰便齐聚为一头炎龙。

炎龙翻身飞出，沿着『大洞』盘旋而上并灼烧着附在内环上的一切。不，灼烧这个词不够准确，火龙那登峰造极的热量让所过之处全部被熔解为了岩浆。

幸运的是，炎龙将螺旋阶梯全部熔化时，刚好最后一个探索者逃到了『大洞』之外。真是再差一点就会变成将活人烧成泥水的大惨剧了。

不过在高处冷静地观察事情始末的我很清楚，这是少女有意放探索者们逃走的。

想必少女的目的只是让探索者们远离这里，因此出于她独特的善意表达方式，她放出的炎龙只是用以威胁和驱赶的工具。

不过，虽然是出于善意，但还是铸就了令人不忍

直视的惨状。

被熔解的石壁和阶梯变成的岩浆汇聚成了一条熔岩之川。过高的热量令空气变形、加上浓郁的魔力，『大洞』底部已经与地狱釜底无异。一眼就看得出这里已经再也不能让人涉足了。

确认过这副惨状的少女挥手驱散了炎龙，接着开始用魔法操纵『大洞』底部的岩浆。

岩浆在她的影响下逐渐冷却，最终生成了一条通往曾经是迷宫入口的道路。

就这样，少女摆出工作告一段落的神情擦了一把汗，接着开始有黑暗而非火焰从她身体里溢出。溢出的黑暗和方才的炎龙一样聚集在一起，最终获得了具体的形态。

黑暗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的模样，女孩和操纵火焰的少女一样摆出擦汗的样子活泼开朗地说道。

[呼～，这样就搞定了。这次的迷宫探索也给人家

的魔法找到了不少新用法呢。不过这个差事还真是累人呀～]

对此，火焰少女应道。

[我倒是不觉得累呢。这样一来周围就没有旁人了。好了，差不多该把西娅她们叫出来了。为了不烧到她们两个，我先把温度调节一下。——『Heat』『Flame』]

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

招致这幅惨状的犯人——就是我的同伴、玛利亚和莉帕。

因为玛利亚的穿着和魔力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确信的有点晚。不，其实可能只是因为我想要相信自己的同伴并不是那种会把公共场所烧成不毛之地的孩子吧，只是看到这一幕后，我已经不能不去接受现实了。

在我如此确信时，又有两个人影从迷宫的入口处

出现。

这两个人也都是我的熟人。

一个是赤铜发色的弱气青年、另一个是虽然个头矮小但是非常活泼欢快的少女——格连·沃克和西娅·勒伽西。斯诺的哥哥和帕林库洛的侄女居然成对出现，我不禁有些惊讶。

两人一看到外面这凄惨的状况便目瞪口呆。

[呜、呜哇……这干得可真够狠……]

[唉、唉？什么情况、咋回事儿啊这是！？明明我们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相较之下算是常识人的这两人对玛利亚造就的惨剧感到难以置信。

不过玛利亚却以这点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态度回应道。

[只不过就是把迷宫的入口堵死而已。比起这种事，西娅还是把精力放在『亲和』上吧。因为就

刚才获得的那些信息根本就够用啊]

说着，玛利亚指了指挂在西娅胸口的吊坠。

[已经到极限啦！能知道刚才那些已经是用尽全力了！不可能再获得更多的信息了呀！]

[还不够。请你再多试着挑战一下。也没说让你做到我这个地步。慢慢来就行]

到这里，我注意到挂在西娅脖子上的项链用的是『缇达的魔石』。

并且在听到『亲和』这个词之后，我回想起了『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以及『暗之理的盗窃者』帕林库洛两人的终幕。她们两人口中也提到过『亲和』这个词。

虽然不知道这里面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原委，但帕林库洛·勒伽西的侄女西娅·勒伽西似乎在尝试与『缇达的魔石』产生『亲和』。

[真没办法、这次先算了吧……就把得知只有

血缘的联系还不够这点当做此次的收获好了。这事暂且搁置起来，我们还是赶快到南方去吧。……可得尽快去把弗茨亚茨本国的『世界树（Yggdrasil）』给烧了才行呢。如果真的全如西娅所说，那么放火开烧的时候那东西一定会有什么反应的。如果这样能把之前提到的那个什么使徒迪普拉库拉给逼出来的话，那就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烧、烧了！？]

西娅酱被玛利亚那火药味十足的发言吓得退了一步、接着便出言抗议起来。

[与其说使徒大人会有反应、不如说肯定会被吓到的啊！不、已经不是被吓到的级别了，里面的使徒大人可是会死翘翘的哦！]

[如果被逼出来的话就给他抓住，然后撬开他的嘴。如果他不出来的话……嘛，那到时候也



就是落得跟这里一个下场而已]

[跟这里一样！你要在本土的中心——而且还是在大圣都的中心干这种事吗！？]

看着周围一片惨状，西娅酱的脸抽搐起来。

[到时候我会像这次一样好好注意不波及别人的，不用担心。而且，如果使徒迪普拉库拉真的在那里，那么在事情演变成这样之前他肯定会出来的。这也没办法，毕竟我可是很急的，为达目的只能不择手段了。好了，在这里磨蹭也不是办法，赶紧出发吧]

[唉、唉唉唉—……]

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少女是当真做此打算之后，西娅酱已经无话可说。

见状，玛利亚便同在场的最后一个人搭话道。

[于是呢，格连你打算怎么办？]

虽然格连也和西娅酱一样受到了冲击，但他这边

恢复得较早。格连表情认真地将手搭在脑袋上回答道。

[嗯，我对使徒大人的事也很在意……而且最近开始听到声音了啊。在我脑袋里一直有说话的声音、喋喋不休地……]

[你又在说这种让人不明所以的话了。所以呢，你到底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然而格连那听起来挺有故事的台词在玛利亚那里只得到了全然无谓的反应。于是他灰心丧气地感叹道。

[真、真是过分的反应啊……你倒是再对我有些兴趣啊。玛利亚你可真是对涡波君以外的事毫不在乎啊……]

[所、以、呢，你到底去不去？]

[别、别发火啊……答案是肯定的啊。我要去]

[很好，这样所有人的意见就一致了呢]

玛利亚驱使着岩浆在『大洞』的侧面打造出给自己方专用的阶梯，然后便打头走了起来。但后面的西娅酱为了阻止她而喊道。

[根本没有意见一致啊！我的意见不是意见吗！？]

[很遗憾不是。毕竟严格来说你只是这边的俘虏而已]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看着自己队伍那乾纲独断的队长，西娅酱语带悲怆地向另一名少女求救。

[莉、莉帕酱……玛利亚酱说她要给放火焚烧大圣都诶……]

[不用担心啦。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比玛利亚更强的就只有北方的『支配之王（Lord）』而已。就算给世界树烧成灰也不会被人抓起来的，放心吧放心吧]

[不、不是被不被抓的问题啊，这可是伦理道德

方面的问题的说……]

然而，常识人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得到作为死神的莉帕的共鸣，所以西娅酱只是在做无谓的挣扎罢了。

不过，注意到西娅酱因为害怕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而瑟瑟发抖后，在前面打头的玛利亚出言安慰了她几句。从这个细节上便可以明白，所谓俘虏只是玛利亚不坦率的说法，她对西娅酱其实还是非常关照的。

[当然，为了能不用真的放火，我会力求稳妥解决的。刚才的说法只是对最糟糕的情况的假设而已]

[说、说的也是呢。再怎么样也不会一上去就放火开烧的对吧？]

[不过，我这个人生来就跟所谓最糟糕的情况有不解之缘……所以请你还是做好会变成那样的

觉悟吧，西娅]

[呜呜、有种不祥的预感啊……超级不祥的预感……]

西娅酱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在队伍的最后面走了起来。

就这样，作为最后的总结，走在队伍最前方的玛利亚同全体成员发表起程宣言。

[事不宜迟那我们这就出发吧。目标是南方弗茨亚茨本国的世界树。去了那里的话，应该就能遇到被称为千年前的贤者的使徒迪普拉库拉了吧。如此一来，我们一定能获知击败『支配之王』的方法，说不定还能知道如何找到涡波先生——]

就这样，以『魔女』『死神』『原最强』『帕林库洛的侄女』这一奇妙的组合构成的玛利亚队伍，在封锁了『第二迷宫』之后，离开了『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踏上了往南方前进的路途——

看来，留存于这片地域的记忆就到这里为止了。『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效果逐渐解除，世界的景象开始向『现在』回归。我眼中被置换的世界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魔法失去效力，我的意识回到了原本的场所。真是太好了。

看到同伴们健健康康的模样，我最先感到的是放心。

虽然玛利亚做的事还是太过火，但她姑且有把握好分寸不去伤及无辜，这样也就可以了。毕竟在我那时候她可是一副不问死活放火就烧的做派，跟那时候比起来现在的她真是强多了。

虽然不知是何原因，连格连和西娅·勒伽西都成了她的同伴，但这绝对不是坏事。不如说，玛利亚能够交到懂得常识的朋友实在是令我喜出望

外。

要说有什么让我感到难办的，那就是她们去了南方这点吧。

我长叹了口气，将魔法的释放已经结束的事告知同伴们。

[——呼。斯诺，果然原因出在玛利亚身上。我刚才用『Dimension』透过留存在此地的魔力确认了当时的情况，不会有错的]

[果然吗。……话说回来，涡波已经连这种事都能做到了吗。真是厉害]

虽然我和斯诺弄清楚了眼前的惨状的来由，但另外两个人就不同了。一头雾水的缇缇向我询问道。

[姆姆？你们说的玛利亚是谁呀？]

[是之前跟我一起探索迷宫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擅长运用火焰魔法，而且持有守护者的魔石。]

[就是她将这里变成这副模样的]

[嘿唉~。能做到这种事吗？看来实力相当了得啊]

[毕竟她拥有的可是阿尔缇的魔石啊。若论及火炎魔法，我想应该没有人能与她匹敌吧]

[阿尔缇……？那又是谁？]

[诶？啊啊，看来阿尔缇意外的没什么知名度啊。她就是『火之理的盗窃者』哦]

[原来如此。虽然人家知道有『火之理的盗窃者』这么一号人物存在，但没什么交集呢，这样啊，名字叫阿尔缇吗……]

看来缇缇跟阿尔缇之间没有产生过交流。我一边确认着守护者彼此之间不一定全都相识这个新情报，一边接着报告道。

[另外还有莉帕和格连，而且连西娅酱也在玛利亚身边]

[莉帕？啊啊，是说那个魔法『格林·利姆·莉帕』吗，这个人家知道。记得是涡涡为了对付阿雷亚斯打造的魔法对吧。那个魔法现在寄宿在了那个叫玛利亚的人身上啊。哎呀，这可真是有趣]

缇缇虽然不认识阿尔缇但似乎知道莉帕的事情，如此观之，千年前的因缘可真是奇妙。

[唉、格连哥哥他……？我都没听说过这事……]比起莉帕，斯诺更在意格连的问题。想来也是，因为我此前在『史诗探索者』得到的消息也说他正投身于战事之中，或许是在中途抽身了吧。

[是啊，而且还在跟玛利亚组队。我想自己再怎么也不至于认错人吧，应该是他本人没错]

[确实，如果是哥哥的话倒不是帮不上玛利亚的忙……]

[玛利亚她们在放火焚烧了这里之后，为了求得对付『支配之王』的办法而前往了南方。虽然先

跟玛利亚她们汇合比较好……但是那样一来去见艾德的日程就又要被耽搁了……]

因为她对找到我的事念念不忘，所以我很想尽快跟她汇合，告诉她自己平安无事。

[人家觉得无所谓哦。要不就先去南边吧]

缇缇表示就算耽误一段时间也无妨。

对走过千年人生的她来说，这可能只是稍微绕个远路而已吧。因为她很清楚该回去的地方，也知道该和自己一起回去的人选，所以并不急于一时。

如果能够让玛利亚和莉帕这两名同伴归队的话那的确是很强的助力。这一年来的，她们两个人的实力都增强了许多。只是，格连和西娅酱跟我们的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要把他们两个牵连进来我总觉得过意不去。正因为我深知他们两个都是只要了解原委便会奋不顾身地提供协助的人，所

以才对要不要和玛利亚汇合感到了犹豫。

我将汇合的利与弊放在天平上衡量起来——

——正当我对如何抉择感到迷茫之时，一道反对的声音从意料之外的方向传来。

源头是我们附近的一在绿化活动中被种植而成的开着白花的『树』。

声音就是由那棵树发出来的。

(—请・诸・位・留・步)

树木振动着，发出了人的声音。



[—什么！？]

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我连忙拔出佩剑。

缇缇也和我一样转入了警戒态势，斯诺则抱起古奈尔酱大幅后跳拉开了距离。

相反，那棵树丝毫没有将我们的动摇放在眼里，只是继续往下说。

(总算是上钩了啊。如此异质的魔力，鄙人绝不可能认错。好久不见了)

这一幕似曾相识。现在正守在我身后的斯诺也能做到类似的事。那时候斯诺是利用魔石发出声音的，看来这边使用的媒介则是『树木』。

低沉的声音和『树木』，依靠这两点便足以推测出声音的所有者是谁。

[难道说、是艾德吗……？]

(涡波大人明鉴。——正是鄙人、『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何必如此慌张，这不就是鄙人以前与涡波大人还有赛鲁多拉大人通力合作打造出的联络魔法吗？记得名字是叫……『通信机』。没错，是叫『通信机』的魔法)

这一问一答证实了我的猜想。顺带还得知了我本人跟这个魔法的开发有干系。

既然还提到了赛鲁多拉的名字，那就应该是我担

任佩艾希亚的近卫骑士团长的时候的事了吧。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呼。看您的反应，似乎是取回一部分丧失的记忆了呢。既然如此，那么在真正的意义上，容鄙人再说一次、好久不见了，涡波大人。另外——)

艾德根据我的反应推断出了我记忆的状态。看来施加于这棵树上的振动魔法不仅能够传达声音，还能获得影像信息。

同我说了几句之后，艾德很快就将谈话的对象切换为他原本的目标。

(我等的『支配之王』啊、久疏问候，您别来无恙吗?)

面对既是艾德的姐姐又是他的王的缇缇，他以极其郑重的方式表达了问候。

[艾德，好久不见了啊.....]

缇缇上前一步，并对我做个手势要我退后。

既然知道了声音的主人是艾德，那么缇缇自然想和他先聊聊。我也没有破坏家人之间的谈话的兴趣，所以便颔首以示了解。

[艾德啊，人家来找你了哦。就在几天前，人家被涡涡从迷宫中带出来了呢]

(……恭候多时了，『支配之王』。这一年来，鄙人艾德为了您的归来已经做了多番准备。如今在这北方，鄙人已经完成了对昔日佩艾希亚之再现。让我们在那里重新来过吧。这一次定要实现千年前我等未能实现的梦想。就由您和鄙人两人、亲手……)

艾德刚做过问候，便冀望着『支配之王』的归还。

听到他的请求，缇缇绷着脸喃喃道。

[梦想、吗……]

艾德的请求——他的那份『期待』于缇缇而言是

一份重担。

她低下头细声将梦想二字重复了一遍。不过很快，缇缇就抬起头，语气坚定地回应道。

[你说的不对啊，艾德。无论怎样相似，你在北方缔造的这个国家终究不是人家和你的佩艾希亚。无论准备怎样的替角，『支配之王』也终究不会再回来。这两者都已经不复存在。——已经不存在了啊]

在佩艾希亚的子民的送别中，缇缇得到了自己的答案，而现在，她将那份答案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自己的弟弟。

(……『支配之王』？您到底在说什么……)

想当然耳，艾德不可能那么容易就领会她的答案。

于是缇缇进一步解释起来。

[我们的佩艾希亚已经毁灭了。并且千年前的『支

配之王』也已经死了。这是无法逆转的事实。如果要强行扭转它……那么就连人家和你的人生都会变得畸形]

听到她这番话，艾德终于意识到是自己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他连忙阐述起自己的准备的正当性。（……绝、绝无此事！这世上没有无法重来的人生！确实，现在的佩艾希亚可能说不上跟以前完全相同，但鄙人有自信在以后达成彻底的再现！这不会有问题是！而且、更何况现在『支配之王』您已经回来了！这就是现在和以前相同的证明！作为北方臣民的『魔人』必将和以前一样得到『支配之王』的拯救！您的传说必将再次轰动整个大陆!!）

艾德对再现过去的执着有多深重，从这番辩白中便可见一斑。

而这就跟他的姐姐、缇缇之前在迷宫所行之事如



出一辙。也正因如此，缇缇必须对他的主张予以强烈的否定。

[你错了，艾德。就算人家现在去拯救北方的臣民，那也是与曾经的臣民所不同的别人！而且这世上已经没有遭受凌虐的『魔人』了！在人家来到这里之前，已经走过了很多国家！也遍历了很多的城市！所有的『兽人』脸上挂着的都是笑容！他们从容而悠然地和人类并肩而行！这怎么可能和以前相同呢！]

在联合国和『柯尔库』看过现代街头的景象之后，缇缇表示如今的世界已经改头换面。

她的反驳让艾德有些动摇。虽然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情绪的波动。

(…………！这个问题鄙人也发现了。先前，『魔人』一词已经从现在的世界上销声匿迹。恐怕是最后留存下来的圣人缇娅拉大人采取了相应的

手段，影响了我们死后的世界。是啊，到头来还是借助于圣人缇娅拉大人之手、而不是我们自己……!!)

他承认了缇娅主张的正确性。

然而，艾德并没有对生前的悲愿得到实现一事感到喜悦，他的语气中饱含着苦涩。

(正因如此，鄙人现在才在准备让活在北方的芸芸众生进行『魔人返还』的计划。总有一天，佩艾希亚会变得与以前一样，成为『魔人』的国家。所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绝对可以顺利地继续下去！『支配之王』啊!!)

艾德语带苦涩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他表示重启的战端还会继续下去。

[魔、『魔人返还』……？]

缇娅惊讶地将在艾德的话中听上去最不吉利的词重复了一遍。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只是光听名字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所谓的『魔人返还』——就是让以『兽人』的形式得到安定化的同胞们的血『再次活性化』。

……没错。既然消失了，那么只要再把『魔人』重新作为一种共通的认识创造出来就好。把身体被『魔之毒』秽犯、因为其异常性而遭受周围排斥的存在重新孕育出来!)

[……等、等一等，艾德。你难道不觉得自己的主张很奇怪吗？圣人缇娅拉之所以将『魔人』改造为『兽人』，想必就是为了帮助实现你的愿望。她努力替你完成了未竟的悲愿啊。『魔人』一词从世界消失明明是你的愿望得到实现的结果啊？可是，你却说要再次将『魔人』孕育出来……？]艾德的主张说白了就是既然受到歧视的人种不存在了，那么就再把它创造出来便是。

从这些话里便可以感觉到艾德的异常与矛盾，感到难以置信的缇缇不禁向他提出质疑。

然而，艾德却以不明就里的语气回问道。

(.....『兽人』是鄙人的愿望所在？没有这回事，『支配之王』。鄙人的愿望并不是『魔人』这一存在的消却。而是要作为『支配之王』的『宰相』，打・造・出・属・于・『魔人』的・乐・园。从始至终一直如此。没错，鄙人的愿望唯此一份，那就是与您携手！铸就世界的和平!!)

接着，他高声喊出要铸就世界和平的心愿。

[艾德.....那种事不可能的.....我们做不到的啊.....]

看到这样的艾德，缇缇肯定就像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一样痛苦吧。

面对执着于为已经往生的人打造出乐园的艾德，缇缇不断地摇头。

(确实，正如『支配之王』所言，要成就此事实属困难！要实现全体国民的『魔人返还』当然还很遥远！可是我们是不老的存在，无论耗时多久都无妨！因此，总有一天一定——一定能够实现！就算要花费几百年！不、就算是一千年也可以，我们的愿望终将成真——!!)

[一、一千年……？别说得那么轻松！你根本就不明白！你根本不懂经历千年的岁月到底意味着什么!!]

缇缇对千年的人生感到心有余悸，将之重演是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她语带愤怒地劝诫自己的弟弟希望他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只可惜来自姐姐的心意却不能被弟弟所领会。

(……确实，说用上一千年是鄙人言过了。实现北方全体的『魔人返还』应该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吧。只要有『支配之王』在的话……只要五

十年。只要五十年就足够了)

艾德像一个对自己的失言感到羞愧的臣子一般，重新算出了正确的数字。他只是作为担任一国的宰相，重新向自己的王献言。

艾德之所以感到愧疚，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低估了王的力量。

而这更是在缇缇心口的创伤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这绝对不是虚言，『支配之王』。如今的南方已经没有多少可用之才了。在过去，以『使徒迪普拉库拉』为首，加上『诺斯菲·弗茨亚茨』『诺文·阿雷亚斯』『缇达·兰斯』『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等人，我们要面对太多棘手的敌人，但现在一个都没有！这次，北方才是战争的主导者！只要激化南北之间的战争烈度，把士兵们逼上绝路、让他们支付『代价』、拣选出有能之人、像这样不断地促进人类的成长的话！实现『魔人

返还』的人类很自然地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地，那些普通人则会对实现『魔人返还』的人感到畏惧、然后加以贬斥！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向这些遭到排挤的新生『魔人』伸出援手！啊啊，如此一来结果就是注定的了！将『魔人』聚于旗帜之下的『北方同盟』将会彻底击溃『南方联盟』！呵呵，啊啊，真是令人雀跃啊——！世界终于能够被统合为一，真正的和平将会到来！北方臣民的悲愿终于能够实现了！而且这一次无需借助他人之手，而是依靠鄙人和『支配之王』自己，打造出遭受凌虐的『魔人』的乐园!!)

艾德的冷静不过只有片刻——紧随其后的话语便溢满了狂气。

不仅异常而且矛盾，实在不像是一国的『宰相』该说的话。

而另一边，作为姐姐的缇缇只能一脸悲伤地承受

着弟弟的狂气。

愤怒已经无济于事，也出离了惊讶，她仅仅只感到悲伤。

[这就是你的愿望吗……？你觉得将它视作自己的『留恋』真的好吗？]

(如果说的是作为守护者的留恋的话，那鄙人认为非此莫属。所有的准备工作皆已完成，随时都可以实现王座的交替。统治的权柄必将归于支配『北方』的命定之王——)

就算看不到，但我也明白艾德此刻扬起了嘴角。他现在一定因为确信缇缇会作为『支配之王』回归而感到欣喜吧。他一定觉得自己准备的完美的计划会得到『支配之王』的理解吧。

——但这份期待却是缇缇的痛楚。

我不禁瞄了缇缇一眼。

虽然我在一瞬间犹豫要不要帮她一把，但很快就

发现没有那个必要。

尽管悲伤和痛苦同时袭来，但缇缇并没有因此垂头丧气。

[人家知道你的愿望了……那么接下来，就把人家的愿望告诉你好了……！]

(洗耳恭听。只消一句话、只要您答应重新成为『支配之王』。我们的谈话便可以结束了，与之同时，一切也可以就此开始了……！)

于是缇缇将自己的『留恋』毫无保留地诉说了出来。

[人家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不做什么『支配之王』，变回一个普通的少女！只有这个才是人家从始至终都不曾改变的梦想！！跟什么北方南方、什么战争和平都没关系！人家只想回到那片怀念的草原、只想回到那个草原上的家……！在这条『归途』上，人家希望你也能陪在自己身边……！

一个人回去什么的，总觉得很寂寞，所以人家想和你一起手牵着手回去……人家不再做『支配之王』……你也不要做什么『宰相』了……艾德，你能以弟弟的身份陪在人家的身边吗……？]

(……支、『支配之王』？您说不做王到底是……是什么意思……)

缇缇说到最后带起了哭腔。

泪水浮现在她的眼角，但她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滴落，坚持把话说到了最后。

她那意料之外的反应让艾德陷入了混乱。

[意思很简单！听着，弟弟啊！]

为了将艾德从那份混乱中——不，为了纠正从一千年前开始便纠缠着他的疯狂，缇缇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喊道。

[人家让你甩开一切一起回家啊！世界和平什么的，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支配之王』的传说

也好北方诸国也罢，我们根本背负不起的！就是因为根本承受不来它们的重量，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作为一个亡灵徘徊在一千年后的世界上，宛如迷了路的孩子！所以，停手吧，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回家吧！作为姐姐、求你了！做回人家的弟弟吧、艾德！！]

(作为姐姐……？不、不对。您不是什么普通的少女……而是支配北方的传说中的『支配之王』……)

[人家已经把那个什么『支配之王』给否定掉了啊！！]

缇缇将自己在迷宫里当着北方的臣民的面许下的全部誓言，一股脑地叩向北方的最后一位臣民。

她舍弃了一直以来的逞强，明确地表示自己做不了王。这历经了千年的折磨之后让她得到的答

案，听得艾德沉默无语。

缇缇温柔地劝慰着感到迷茫的弟弟。

[无论是『支配之王』还是『宰相』，说到底都只是『过家家的游戏』……并不是我们应有的姿态。人家是『庭师』，而你是一个『老师』……那才是真正该走过的人生。回想一下那片草原吧，艾德。『王』和『宰相』什么的，对那个世界来说全无必要。让我们回到那里，两个人一起生活吧。就像孩子一样……]

言及于此，缇缇心中的想法便全都传达出去了，听到这些，艾德的声音颤抖起来。

(过、『过家家的游戏』……？那片草原……?)

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好像要将这些嚼碎吞下一般。

姐姐的声音确实传达给了被狂气拉入迷途的守护者艾德。

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但艾德的内心的确产生了动摇。

果然，『木之理的守护者』艾德要想实现留恋，作为姐姐的缇缇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白樱』那儿传来的声音，令我如此确信。

[是啊，就是这样……让我们变回姐弟，回到那片草原上的家吧……]

(回家……变回姐弟……)

姐弟两人的声音在周围回响。

如今在这些的两人都没有用『支配之王』和『宰相』的身份虚饰自己。

两人的声音是如此柔和，令我不禁产生了上面的想法。

[现在应该还不晚。我们两个一起回去，然后结束这一切吧。那样人家的『留恋』就可以实现了。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也可以了无遗憾地逝

去。肯定就是这样]

虽然真的非常柔和——

——但我没有解除戒备。

当然，如果能这样结束一切自是再好不过。

守护者艾德与自己的姐姐、同样是守护者的缇缇重逢，为一切画上句号——能这样固然很好……

(结、结束这一切……?)

但我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没错，我有这种预感。

因为刚发动《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而变得敏锐的感觉——、能够读取世界走向的技能『感应』——、至今为止和守护者战斗的经验——、全都告诉我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艾德的声音颤抖着。

(这样就、全都、结束了……？鄙人重新变回弟弟……——?)

颤抖着——在这动摇的尽头，从他口中说出的台词是——